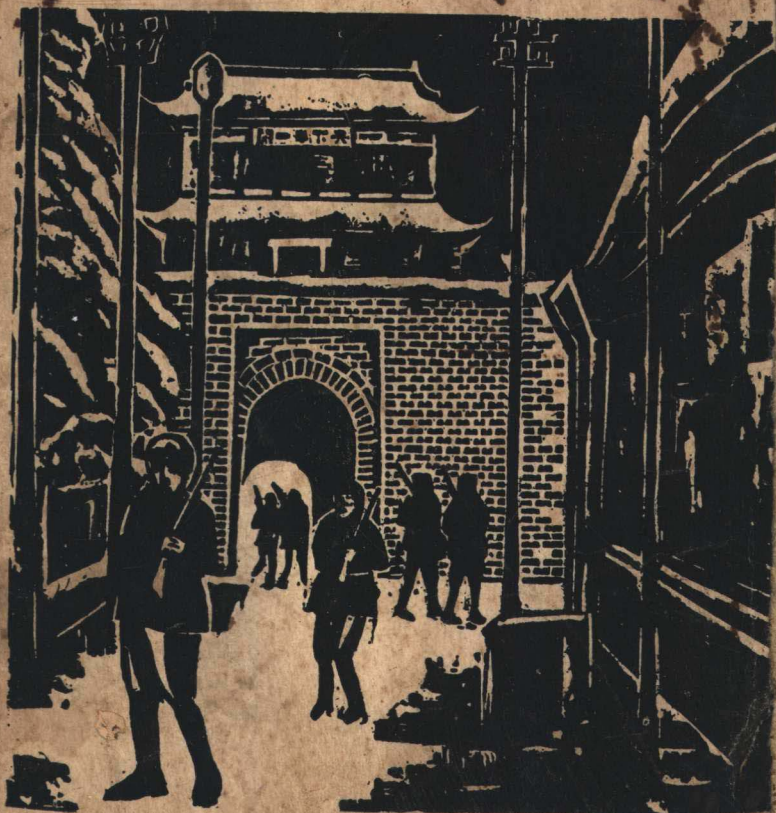


華北的秋

趙清閣著



鐵流叢刊之二



影 近 者 作

目錄

血恥	一——三二
華北的秋	三三——八五
餓	八六——一〇五
鳳	一〇六——一四一

血 恥

(一)

一九三〇年的收成總算不錯。

——東南隅的農民們都很滿足地感謝着上蒼。雖然四週還密佈着戰雲。

『要是去年不鬧兵災，要是咱爹也在家裏，那準可以多收兩石白田的稻。』

『那麼現在我們還剩多少稻呢？』

妻把丈夫扎好的稻草捆起來。

『一共收了二十多石稻，前天就送了十四石租，剩下的不夠吃，媽的東家還罵我什麼滑頭。』小馬說着狠狠地將稻草扔到妻面前。『娶你的時候，還借了丁四哥二十塊錢。插秧和打稻都是借錢雇的短工，媽媽的，這些東家就不管。』

小馬一肚子牢騷總是向妻發。

「阿珍，你們又在吵些什麼呀？」方奶奶在屋裏喊着。

妻向丈夫撅了撅嘴。

「沒有什麼，奶奶！是小馬在唱歌。」

小馬「吃」地笑了。

「我把這些先挑到鎮上去賣，晚上回來給你買瓶頭油。」說着，小馬挑起了兩捆稻草。

「不要買頭油，只買點刨花就行。」阿珍說。

「嘻嘻！」丈夫摸摸妻的下顎。

「妻是美的！」小馬走着想着，心裏充滿了愉快。

「媽若活着，爹若不被王八羔子拉走，一家人過着多幸福啊！」

「天不睜眼睛！」

——每想到這些，小馬就要咀咒天。

到了肖鎮，稻草只賣兩毛錢。還豎了半天腿子。

照着妻的話買了一百錢的刨花。又割了熟鹹肉半斤，買了一包白糖捐給奶奶。

『喂，小馬！是回去嗎？』

小馬吃一驚。

『林鳴哥！你是來趕集的吧？我就要回去的。』

『好！我們一塊走。我是來找朱三的。』

兩個人於是踏上歸途。

『聽說，這幾天又有什麼敗兵要退下來。』

『爲什麼老是經過我們這兒呢？』小馬真恨這種消息。

『全村的人都給攪怕了！』林鳴的眉皺得很緊。『他們簡直像土匪，鬧得民不聊生

的。』

一羣烏鴉叫着從他們的頭頂飛過去。

『啐！』同聲地向空中「啐」了一口。

『金山的情形怎麼樣呢？』小馬執心地問。

『劉莊一帶的人都加入了。他們新伙子們這幾天正練工夫，他們都覺悟應該自己保護自己。』

『咳，小馬！』林鳴接着說『以後，再有什麼王八羔子來欺侮我們時，就不用怕了。』

林鳴興奮地拍了下胸脯，並搖起了大姆指。

『他們打來打去不當緊，媽的我們却該陪着遭殃。』

小馬的話的確不錯。農民們本是無辜的，戰爭不應該影響到他們身上。只少敗兵不該來騷擾。

『我爹到現在還沒消息。』小馬深深地嘆了口氣說。

『村裏阿貴的爹，尙運的哥哥，王伯伯的兒子……他們不都是一樣沒回來嗎？』
『狗入的再來的時候，我一定拚個他死我活！』小馬恨得咬響牙齒。

林鳴拍拍他的肩說：

『總有報仇的一天哪，老哥！』

小馬欣慰地向林鳴笑笑。兩個人於是暢懷地邁開大步向前走。

『趕集了嗎？小馬！』阿貴的老婆正在田裏放牛。

『是的，大嫂，您種的芝蔴開花了呀！』

說着，兩個人走近阿貴嫂的身旁。

『花是開了，可是蟲很多呢！』

她牽着牛站住了，眼睛注視到小馬籃裏的一堆刨花。

『喲！』她拍拍小馬的肩說『給新娘買了嗎？』

林鳴笑了。

『來，先別眼紅，我常家送你一些。』說着伸手在小馬籃裏扒了一把刨花給她。

『你倒會拿人家的東西做人情。』阿貴嫂不接，把臉轉了過去。

『沒關係，大嫂！請你收下用吧！』小馬更又多加上一些遞給他『還很粘呢！我剛才用唾沫試了試的。』

『正好呀！』林鳴調皮地說『把頭髮泯得光光的，好叫阿貴餓。』

『真是個油嘴鬼！』阿貴嫂假噴地「啐」了一口。『還是你老實，小馬！謝謝你的刨花。』

『不要客氣，大嫂！』說罷小馬挾起了林鳴『我們走吧！』

林鳴笑着做了幅鬼臉給阿貴嫂。

到村裏已經快黑了。

各自回到家裏。

阿珍做好了飯在等着丈夫。方奶奶先吃罷睡了。

『奶奶，我給你買了一斤白糖，還有肉。』小馬總是很孝敬的樣子。

『是稻草賣的錢嗎？你倆也拿些去吃呀。』方奶奶快活得不知道怎樣好。

『我們不要，奶奶！你留着吃吧。』小馬說着，就跑進自己的房裏。

『這是給你買的刨花，路上送給了阿貴嫂些。』小馬把刨花遞給妻。

阿珍快活地接着，眼裏放出熱情的光。

夜裏下了場很大的雨。

雷把阿珍從夢中驚醒。

『我怕！』她假緊了丈夫說。

『怕什麼呢？讓我把窗子關起了！』

可是風偏和小馬作對，關了的窗子再給吹開來，雨像利箭樣都射進屋裏。

『操你個祖宗！』小馬煩燥地用力把窗子抵住，再頂上一個罐子，然後安睡到床上。
『真是天有不測風雨呢！』阿珍似乎在嚶語。

『也就該天亮了！』小馬說着把阿珍抱緊。

到黎明的時候他們已經睡熟了。

『小馬！小馬！』方奶奶儘管是拉着喉嚨喊，可是小馬在被窩裏正做着好夢。
雨已經停止了，空中是一團團白雲。

『天亮了，小馬！快起來去看芝蔴淋毀沒有？』

這回方奶奶是站在窗外用拐棍敲着喊的。

『噯，奶奶喊呢！』阿珍先醒了，用力掙出丈夫的懷抱。

『醒醒呀！』她用力推着小馬的身子。

『什麼事！什麼事？』小馬翻了個身又睡去了。

『奶奶喊呢！叫到田裏看看芝蔴淋毀沒有！』

小馬仍舊是不動彈。

『小馬，小馬！你睡死了嗎？』

方奶奶的拐棍更在房門上亂敲了一陣。

小馬煩惱地一骨碌坐起來。

『知道了，奶奶！』說着揉了揉疲倦的眼睛，跳下床就跑到田裏去。

——沒有冲毀，雨水的潤澤更幫助了芝蔴的生長。

『謝謝老天的賜福！』小馬向着上蒼打了個呵欠說。

太陽這時微笑着從山後面爬出來。

(二)

突然地，全村人都似乎陷入了不安的狀態中。

顯然有什麼特殊事件要發生了，大家的每幅臉上都呈現着驚恐。

「究竟是什麼事呢？」方奶奶坐在門檻上看着他們人來人往的，可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個原因來。

「總不會是長毛來了吧！」這麼一疑問，却立刻心上起了陣愁雲。

連忙跑到屋裏將大門關上。

「阿珍，去叫小馬來！」

阿珍從院子裏「嗯」了一聲。

——然後在倉屋，廚房，牛槽，到處都找不着小馬的影子。

「準又是出去玩啦」想着，就走來告訴奶奶：

「小馬又不在家。什麼事呢？奶奶！」

方奶奶把眉頭皺着嘆口氣。

「這孩子簡直不像樣了，成天跑出去幹嘍呢？」說着，方奶奶只好再開門到外面去

喊。

『小馬！小馬！張大哥，你看見我們的小馬沒有？』

張大春搖搖頭，儘管荒張地走他的路。

方奶奶又拉長喉嚨喊了十多幾，結果仍是無響應。

『丁四嫂，到底什麼事呢？你知道不？』方奶奶一把抓住前村丁四的妻子問。

『誰曉得呢？聽說又是那般鬼打敗仗退回來啦！』丁四嫂說罷指給方奶奶看那一羣向鎮上逃難的人們。

『他們都帶了糧食逃到鎮上去了，方奶奶你預備怎麼辦呢？』

方奶奶可也沒辦法，方奶奶就是怕聽說長毛來的消息；「長毛」，在方奶奶認爲：凡是那些殺人放火的強盜就都叫做長毛。

可不是嗎？卅年前，劉奶奶還年青的時候，差一忽兒沒被長毛搶去，家的糧食，錢財，也全給長毛拿光，到後來落得一貧如洗。要不是爹的武藝好，她也許早就做了長毛的刀下鬼呢！

還有自己的兒子——小馬的爹也是被長毛拉走的，到如今還沒消息。方奶奶這幾年的運氣可真算不好！

「長毛是最好搶女人的！」想到這裏，方奶奶不禁打個寒顫。心裏說：「小馬的媳婦怎麼辦呢？」

「我的天，長毛真的又要來嗎？」

丁四嫂嘆了口氣。

正巧這時丁四挑着一担乾柴回來。在他那老經世故的臉上，似乎找不出像別人那樣驚慌的顏色。

「呵！丁四哥來啦！」方奶奶首先狂喜地發現他。『你知道不？到底長毛會不會來呢？』

丁四微微一笑，把米担卸下肩頭。

『給我碗茶喝！』丁四命令他的老婆。一面安然坐在草堆上。

『方奶奶！小馬沒有告訴你嗎？』丁四看着方奶奶那副焦急的神情，却着實有些兒可憐她。

『小馬！小馬一早就跑出去收屍啦！』方奶奶惡狠狠地咀咒：『究竟是什麼事呢？』
『丁四的老婆送過來兩碗茶給丈夫和方奶奶。』

『村裏的人都逃到鎮上去啦！』丁四嫂說：『聽說又是那些打敗仗的鬼子來了呢！』
『怕什麼？』丁四用力躁了一下腳說『讓他們些胆小的逃去，老子會對付那些王八羔子。』丁四說着指給方奶奶看那金山的一角『小馬和我們的伙子們都在金山後邊，只要王八羔子一來，就可以做他個落花流水。』

丁四驕傲地談論着，這時方奶奶也稍爲放點心了，可是她總不能懂得：像小馬丁四一類種田的人，怎麼敢說長毛門？

『反正咱的稻子也不多。』丁四看看老婆的臉。

『可是，一旦被他搶去……』丁四嫂說：『吃的就沒有辦法！』

丁四站起來縱了縱肩。

劉奶奶這時還大聲喊着小馬。

『小馬晚上就回家的，方奶奶您儘管回家去招拂門吧！糧食最好有個防備，把倉房鎖起來就行。』

『要是長毛來的時候，你得先給我通個信呀！』

丁四點點頭，看着方奶奶一拐一拐地走過去。

其實他心裏，着實也有點兒卜通。那王八羔子是給過他教訓的——在去年打長台時，敗了仗退到村裏攪了個一踏糊塗，要不是弟兄們又追了來把王八羔子趕走，準連性命都保不住活到今天。難怪村裏的人這次要逃，實在也給他們攪怕了。

「操他祖宗的，這一次來了就要給他個好看。」想着，丁四就走進屋裏把倉房鎖好，又用了些稻草在倉房門口堆了個嚴嚴密密。

『這樣，他們就看不出裏面是倉房。』丁四得意地說。老婆也快活地笑了笑。

『快弄飯我吃吧，吃了飯還要去金山。』

丁四嫂答應着走到廚房去。

(二)

太陽漸漸沉下去。

秋已經老了，然而氣候還是熱辣辣地。

風把楓樹葉子吹得飄落各處。「殺殺」的聲音，聽着頗有些悽楚的感覺。

下午，村裏的人沒有上午那麼活躍了。也許是都逃光了的原故；可是也有些是關着門在家裏等候着抗鬥的。

方奶奶用一把還是她娘家給陪嫁的大銅鎖鎖在倉房門上。

小馬還沒有回家，阿珍和奶奶躲在屋裏聽消息。

『小馬這孩子真該死，家裏人簡直沒有在他心上。』

阿珍「嗯」了一聲。

方奶奶熬煎地躺到床上。蓋着一條破爛的被子。

「究竟成天在金山幹些什麼呢?!媽的，打長毛也得有槍呀！」

「真的！」阿珍說『小馬最近變壞了，這些日子都不在家。』說這話好像覺得有點難爲情……

「講丈夫的不好，是不應該的」她心裏想。

手裏一面做着針線。不時下意識地摸着她那兩根分開的辮子。十九歲啦！一種新婦的幽靜情態，常常是微笑着的臉。

『阿珍，咳……咳，你以後也得勸勸他才行！』方奶奶說着話，咳着嗽。

阿珍沒有做聲。

一陣子沉默。方奶奶閉了眼在想心事。

阿珍悄悄回到自己房裏——媽陪嫁的粧奩，每次使她觸目時即感到一種興奮。

「媽是慈悲的！」心裏常這樣想着。

「然而丈夫也是可愛的！」好像這和前面的思想照例相聯繫。

手裏拿着丈夫的鞋，一針針做下去。腦際幻現着丈夫那忠厚的臉。

「在金山也許不是幹嘎壞事，」她想。似乎還聽見丈夫說過：金山有個什麼紅……
——這一下阿珍費了好大時間才記起：原來叫紅槍會。村裏的人以及附近鄉鄰他們都加入爲會員，據說這是一個農人自衛的組織。

『我們不怕刀槍，刀槍刺到肚子上不流一點血。』小馬常這樣對妻說。想到這裏，阿珍更開心了，覺得有這樣一個丈夫，還怕什麼呢？

於是安心地做着活，一雙鞋剛剛上好。

方奶奶又叫了：

『小馬還沒回來嗎？』

『沒有，奶奶！他大概就要回來吃晚飯的。』說着，

阿珍站起來走進廚房裏。

約摸有點把鐘的樣子。

太陽已經落了。大地被一片黃昏籠罩。

院子裏牛犢在狂吼，阿珍喂了牠些雜糧。

小馬還不回家！這簡直使方奶奶焦灼到想跳起來！阿珍也非常不安了。

「爲什麼呢？爲什麼連晚飯也不回來吃？」

「難道有什麼意外嗎？」她可真不放心起來。

煮好的飯菜儘管放在鍋裏用一點炭火溫着。可是儘管沒有人來過問它。

方奶奶和阿珍都忘記了餓，大家陷入極度忐忑的情態裏。

突然一陣脚步声搭過他們的門前。

接着又是兀雜的談話。

『拍，拍，拍。』

——阿珍呆呆地望着方奶奶。

『是……是誰敲門？』

阿珍搖搖頭，顏色差不多都變了。

『不知道。好像不是小馬的聲音。』

『拍，拍，拍，』像連鞭炮。

阿珍和方奶奶自門縫向外瞧——

我的天！那不是長毛來了嗎？

這一驚可不小，差一乎方奶奶沒有跌下去。

阿珍連忙扶着她坐到椅上。

『去……，去把盛稻壳的缸抵住門。還……還有……碾……』

阿珍把一切都照方奶奶的話做了，敲門聲又是一陣。這回似乎不能再銜默了。

方奶奶輕輕走到門邊。

「誰……誰呀？」聲音幾乎連方奶奶自己也聽不見。

「媽的，再不開門，老子就要打進來了！」是幾個人的嘈雜聲。

「沒……沒……有人在家呀！你……你是找姓嘎的？」

「媽的，沒有「人」你是什麼？操你個祖宗，快開門呀，管什麼姓嘎不姓嘎！」

方奶奶看勢不能不想法了，使眼色叫阿珍躲進房裏。自己覺得反正是老了，老了的人他們也許會可憐的。

「老總！家裏實在沒有人呀，只我一個老婆子在看門，請你們就可憐可憐我吧！家裏實在沒有人呢！」

方奶奶說着說着身子抖得站不住。

「沒有人，沒有人，是鬼在說話。」

接着是一陣笑聲。

『打碎這門！還跟她嚙囉些什麼呢?!』一個說。

於是起了猛烈的響聲。

『老總…爺…老…總…爺…』方奶奶扑通跌下去。『我…我跪着求你…老總…爺…』

『嘩啦!』

『哈…哈…哈!』

——方奶奶被倒下的門板和碾打得昏過去。地上散滿了稻糠和血。

一羣人們首先擁進廚房裏，像一個個狼狽的鬼。

『啊嚨！現成的飯，菜!』

強盜般搶着往各人的嘴裏送。

『乖乖！這兒還有山芋，蘿蔔，還有芝麻醬…還有…』

『還有什麼呢?』一個說。搶着一大塊山芋吃。

『還有麵粉，還有高粱，黍稷…』

又是一陣狂笑。

『還有女人喇！我的寶貝！』發現奇珍以的吼叫。

於是，從一張床底下硬拖出了阿珍。

——喊救聲，狂笑聲，爭鬥的毆打聲……

『老王，你是班長，你得憑個公道，女人是我先發現的，當然該我先來受用。』

『操你個祖宗的，老子受用了，再講！』

於是一陣贊成的鼓掌聲。

『噫？老王！』

老王想去反抗，可是被李班長底不留情的一脚，踹得差兒沒跌下去。

『關住門！伙子！免得看着有些不好意思，可先別流口沫呀，等老子受用了，就交

給你們去公分。』

接着「呀」的一聲把十多個關在門外。

『奶奶！奶奶！救……救命呀！奶奶！』

阿珍的拳頭癢癢地落在李班長的胸口，像是落了些軟棉棉的柳絮……

(三)

方奶奶甦醒了，待她剛剛支持着跛到阿珍的房門時。

從後面被襯着的衣領，又拖至她自己的房間裏。而且倒鎖了起來。

『強盜。你們這些該殺的長毛！』

方奶奶的咒罵，老總們是沒有聽見的。

良久，李班長興盡而出，喜氣揚揚地整了整衣袖。

『去把，老王！』李班長拍拍老王的肩說：『又不是你的老婆，犯不着吃我的醋，是不是？』

老王狠狠地看了看李班長沒有話說。

剛好阿珍預備逃向隔壁倉房——

『寶貝！』被老王一把摟住……

又是一些時候，老王出來接着是張勝，三蘇子，鬍子大伯，侯成，程精，馬夫周玉……一個個從阿珍房裏踏着血跡走出來。

『都輪着了吧？夥計們？』李班長等得有些疲倦的樣子。『再有頓西餐，吃一下才痛快。』

獨有禿子在一邊掀着嘴。

『媽媽的，輪到老子時，已經不中用了。』

於是「噏」地一陣笑聲。

『算了吧，禿哥！下次找着好的先讓你。』三蘇子得意地縱了縱肩。

『走呀，還有什麼想頭呢？』李班長發出命令。

於是一個個背上了槍。

『慢走呀，還有一屋子稻呢！』鬍子大伯從窗洞裏看見，嚷着，於是一羣人又擁上包圍了倉房。

『你們不能搶我的稻呀！老總……老……老總！』

力奶奶的喊聲沒有人去理會。

『操她媽媽的，老子總要把稻弄個夠本才行。』禿子說着。一面拾了個石頭用力打毆方奶奶陪嫁時的銅鎖。

『要這些個稻子有什麼用呢？』李班長有些反對。『還得趕路到縣裏去呀！』

『不，大家隨便背一點，到城裏也好換些錢用。』

蘇子的話大家都贊成。於是就你一袋我一筐地分了個十分之七。

『還是讓牛犢替我們馱着吧！』侯成說。

這牛犢也就跟着遭了殃，身上背着差不多幾百斤的重量，走起路來還要吃着皮鞭。

方奶奶從窗裏看着老總們一個個走過，她想出去，可是門倒鎖着。他的筋骨疼痛得

舉不起手來。

『救命呀！救……救命呀！』喊了好久，沒有人應。

「阿珍呢」？這樣想，就立刻更用力地呼着阿珍的名字。

『阿珍！阿珍！……天呀，阿珍呢！』

屋裏和四週都黑漆漆地，沒有反應。方奶奶再跌倒在地上。

……

外面的狗却狂吠着。

(五)

夜半。

方奶奶已奄奄一息。

『小……小馬，阿珍呢？』

小馬伏着頭哭！沒有作聲。

「你……你怎……怎不早……回來呢！」方奶奶撫着孫兒的頭說。「快……快去找

……阿珍吧！」

說罷，她的手離開小馬的頭……

「奶奶！」小馬驚絕地叫。

方奶奶却苦痛地緊閉了眼睛。

把祖母的屍首，和被蹂躪了的妻底尸身放在一塊。

然後，含滿了兩眶辛醉的眼淚，握緊着仇人被阿珍所撕下的扔在床下那張「斑長李

鴻森」匾徽章。

「我給你報仇，阿珍！」說罷小馬毅然離開了家門。

在往金山去的路上，眼前蒙蔽着一片黑暗的陰影。

(六)

隔了十多天的樣子，「殺」聲突然起自劉莊一帶。

『批批拍拍，批批拍拍！』

敗兵被包圍在金山與焦山的夾道中。

子彈在天空中幌來幌去地像一棵棵賊星（註一）擦過犧牲者的血，濺成公園裏噴水池式的水花。

『弟兄們也趕來了呀！』是丁四的聲音

他老遠望見一隊武裝人羣自金市坡後向着前進。青天白日的旗幟在迎風飄展着。

『殺呀！伙子們！』小馬興奮地扔下一隻炸彈。

『轟！』

接着是號叫聲。

『哈……哈……哈……』小馬發狂的歡笑。

『硬肚（註二）上呀！』林鳴這小子首先挺了胸脯向前冲過去。

接着是揮着雪亮底大刀的羣衆。

『丁四，把紅燈籠點起來給弟兄們作個記號呀！』張大春嚷着。

朱三在山頂吹起號令。

『打——打打敵，打打敵打打！』

『通！』一個開山砲的轟擊。

——弟兄們從左翼來了！

於是，機關槍「嘟嘟」像急雨樣。

『領着硬肚們上呀！上呀！』

『紅槍會的會員是不怕死的！』丁四發狂地叫。

阿貴像穿山虎樣帶着一羣伙伴冲到敵人的後營房。

『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傢伙給過我們恥辱的呀！』阿貴拚命地吶喊。

一個軍官經過他的身旁。

『操你媽那八代，還記得害我爹底性命的事不？』

敵人沒待回答，就被一刀兩段。

『殺！殺！』痛快地又是幾個。

『不怕死的都來撞撞呀！』一羣硬肚的刀子手們湧上來。

『向那裏跑！』小馬認定了配帶着「班長李鴻森」徽章的人，一手扭住他的頭髮，

用力就向頸下砍。

接着是猛不妨的一槍。

——小馬的腦袋暈了起來，連忙念咒也來不及了，但是手裏還緊抓住那東西。

『小馬！小馬！』

『丁四哥：小馬受傷了！丁四哥！』

阿貴一面扶着小馬爬到一道幽谷中。

『叫……叫丁四把我……送……回家去！』

丁四來了。小馬伏在他身上，血像決了口的河水在奔放着。

『阿貴！告訴弟兄們，把……把這些王八羔子殺盡呀！不要忘記向他們討血債！他們侮辱過我們。』小馬說罷揮揮手和羣衆們告別。

『放心，小馬！這世界終歸是我們的。』阿貴緊緊握住小馬。

『再見！』

『再見……弟兄們！……殺上去呵……』

許多雙同情的眼睛看着他離開戰場。

從槍林彈雨中丁四背着小馬回到家裏。

『小馬！』

小馬。喘息已經很微弱。

『小馬你已經到家了！』丁四說着，很驚異這個變得這樣快的家。

『送，送我：到房裏！房裏……』聲音低得幾乎令人聽不見。

丁四照着他的話做了。

小馬支持着把李班長的頭體放在妻身邊。

『阿！阿珍！』他拉着妻的手。『讎：讎報了！阿：珍……』

然後他把一隻手放到方奶奶的尸身上。

這時他看見丁四在拭眼淚。

『四哥！』他吃力地說：『不：不要哭，殺：敵人去呀……』

黎明時。

遠遠地，似乎响着勝利的歌。

在這間屋子裏却躺着三具血淋淋的尸身。

（註一）「賊星」即流星，很快地閃光而逝。

（註二）「硬肚」即不怕槍刀之一種術法。

華北的秋

(一)

八月秋。

農人忙罷的時節。

這一的年收成並不算好，繳租以後，凡是會點手藝的人，都不得不另外去設法撈幾個錢。

劉大的一家就是這樣的。二十多口人，分成兩門過日子，雖然住在一個院子裏。

劉大的爹不在了，這大門就由他獨撐起來。

二門還有個長輩，是劉大的二叔當家。

劉二叔已經五十多了。前妻業已過世，生下三個兒子，都是很安分的農夫，兩個女兒也都早出嫁了。老頭子耐不住床頭的寂寞，就又娶了個據說是嫁過五次的女人。劉二

叔並不嫌她老——已經四十多歲。也不嫌她醜——一雙斜斜的眼睛，還有一臉麻子。

孩子們都不滿意劉二叔這樣作，可是誰也不敢表示出來。

劉大尤其犯不着過問二門的事。劉大有一個成器的兒子，叫小狗。會做海參酒席，在村裏，是著名的小廚司，所以村裏人都這樣叫他，他才十八歲，能夠替劉大撈很多的錢回來。

劉大在前幾天走私猖獗的時候，曾被拉去當了些日子的奴隸，還給那般浪人打了一身傷，後來好不容易才逃出來，每想起這段痛楚的經過，就恨不得同這些人去拼命。

劉大自己是個木匠幫手。還有個弟弟會蓋房子。小兒子是成天騎在牛背上。兩個女孩子，劉大常說「等於廢物」。弟弟跟前的兩個姪兒一個還在吃奶，一個只能幫着媽喂喂鷄鴨。

這兩戶人家除非到插秧和打稻的時候才履些短工幫忙之外，平常都沒有用過夥計的。因為他們的人都很多，而且也才只種了三四十石田。

劉二前十天就到城裏包了張十爺的工，蓋一處八間房的宅子。

小廚司天天忙着出去給人家做酒席。晚上回來還要讀書，鍛鍊「硬肚的」工夫；因為一月前他就加入了抗日鋤奸團。

抗日鋤奸團就設在邱家祠堂。裏面有學校，是幾個愛國年青人祕密組織的。小廚司很受他們的影響，肚子學了不少的新知識，在團中算是非常能幹的一員。

劉大對於兒子是不大了解的，可是他相信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孩子。而且自己也跟着學了些運氣工夫，因為兒子常說：這是能夠自衛的。

『你們天天練工夫是不是光爲着打土匪？』老子總好這樣問，小廚司討厭得幾乎懶理他。

『你真是忘性大！』呆半天小廚司再接着說『打土匪，打土匪，你就只知道打土匪。其實土匪還不是不得已才當土匪？假如我們到了沒吃的沒穿的時候，該不也要當土匪？土匪是爲了肚子餓，身上冷，才幹的；並不是他們高興，或則故意的做強盜。壞事體

誰也不甘願幹，只要有人給他們飯吃。」

劉大用心聽着兒子的真理明言，從喉嚨裏哼了一聲「是」字。

『現在，小廚司又說：『我們要打的是日本鬼子，和跟日本鬼子做走狗的漢奸。懂嗎？日本鬼子想強佔我們的國家，漢奸幫助日本鬼子賣我們的國家。你該不知道省裏已經到了很多日本鬼，簡直成爲他們的世界了嗎？縣裏這幾天又運來幾百袋洋白糖，都是張十爺他們勾通日本鬼幹的。把我們中國的錢都吸到他日本國裏去，弄得將來我們沒飯吃，沒地方住，還要給他們當奴隸。』小廚司說到最後幾乎跳起來。

『土地？』劉大可不能明白了。「沒飯吃，沒地方住，還要給他們當土地，「土地」不是很好嗎？土地爺等於縣官，當他們的土地不是可以管束他們嗎？」這樣想來，劉大不禁拍着兒子的肩笑了。

『當「土地」正好管教他們，急什麼呢？孩子！儘管讓他們強佔好了，只要他們叫我們當「土地」，還怕他們不叫吃，不叫住？』說時，劉大指給兒子看那向西的一座小屋。

『你看，那只是一個泥塑的土地爺，我們還成天是燒香下跪地，何況我們將來做了活的「土地」？怕他們不跟我們瞎頭。』

劉大這麼一來，給小廚司又好笑起來。

『爹真是沒辦法的！當「奴隸」是叫你去侍候鬼子們，替鬼子當奴才，就像上次你被他們拉去搯了幾天白糖，隨他們打你，罵你，和對畜牲一樣。這便叫做當「奴隸」，並不是要你當什麼「土地」呀！我的爹！』

這時劉大可明白起來啦！原來是兒子說什麼新花頭，把奴才說成奴「力」（即隸）。

『照你這樣說，我上次給他們拉搯白糖就是當奴才，當日本鬼子的奴才了！媽媽的，提起這我就難過，老子活四十六年了，兒子長這麼大還要給人家當奴才？！』說到這兒，劉大痛心地摸摸臉上還沒有全好的傷痕，不禁用力在桌上拍了下。

『我發誓要向這般狗報復。』

『不只你一個人呀！』小廚司在暗自欣喜，這次可算把爹給講明白了。『國亡大家

受罪，所以救國也應該大家齊心；頂好你也加入抗日鋤奸團吧！」兒子滿心希望攬着。
『好！只要不嫌我老就行！』劉大興奮的說因爲這時他已經知道了前次所受的侮辱是出於某種威力的驅使。

小厨司勝利地笑了！

從此，老子跟着兒子走向新的路。

邱家祠堂也常有劉大的足跡了，幾個年青人都跟劉大弄得很好。

「想不到洋學生也會這樣和平常人一樣，而且更講理，更親善。」這却是使劉大很吃驚的。先前他常看見些洋學生們趾高氣揚的樣子，覺得很討厭。如今他認識這幾位年青人，却是特別的敬服了。年青人開導他許多思想，告訴他許多知識，並且愛護他如愛護自己的長者。

『我用什麼報答你們呢！』他常這樣對年青人說。

『只要你能信任我們，常幫助我們幹點工作就夠了。』年青人也老用這些話安慰着

劉大。

送信啦，傳遞消息啦，——以後這些事體都由劉大幹。

漸漸劉大成個機密的人物了，常常到夜深還不回家。

劉大嫂對於丈夫的行爲是不能了解的。

『天天夜裏在外面調相好的。你這老不正經的東西！』每次看見劉大很晚才回來，就少不了要這樣罵幾遍。

『懂什麼呢？你只管吃飽飯就行，別的少說話！』劉大是不高興和女人家說廢話的。

(一)

星期六這天晚上劉大回來的比較早。

『今日爲啥不去找姨子呢？』劉大嫂近於譏諷的說。

『小廚司的媽，你也得憑點良心說話呀！』劉大氣憤地拿了烟袋到梳妝臺裏。

『爹，』小牛——劉大的二兒子。騎着牛從劉大的背後走出來。

『噯事？』劉大有些不耐煩地。

『二……爺……在……生氣。』這孩子是生就的口吃。

『生氣就隨他生氣去好了。』

小牛沒趣地退回去。

『吃飯不吃呀？你個老鬼！』劉大嫂站在門檻上叫。

『小牛！』劉大把小兒子再叫回求。『去給我盛一碗飯端來，就說我不回去吃。』

小牛照樣辦了。

劉大吃罷飯，依舊坐着吸他的烟。

這時劉二叔突然吵出大門。

——聲音幾乎全村人都能聽到。

『這老頭子又發噯瘋呢？』想着，劉大好奇地走過去探望。

『二叔生難的氣！』

劉三沒有回答。

『通！』

『嘩啦！』

劉二叔把桌子，飯碗；都一脚蹬了個落花流水。

媳婦們一個個躲在門裏抖搜。劉四，劉五儂着臉站在一邊不敢動彈。小孩子們嚇得只伸舌頭。

事情好像很嚴重的樣子。

『爲啥事呢？二叔！』獨劉大鼓着勇氣把劉二叔拉進去。

劉二叔的臉顏色也變了，手也涼啦！劉大連忙倒了杯熱茶給他。這些，劉二叔都賞光地沒有拒絕。

兒子們在外邊，沒有一個敢走進來。

究竟，劉大也猜不出個什麼道理來。

『噯事呢？二叔！』劉大停了會試探地再問一句。

劉二叔先前沒有作聲，後來才憤憤地說：

『入他媽的，都是運氣不好！你二嬸今早起來說是到城裏去，誰曉得她媽的一天不回來；剛才發現她的一切東西都沒有了，原來他媽媽的是逃走啦！還偷了我的兩匹花棉布，二十多串錢。』劉二叔越說越氣，說到最後用力把棹子又是拍一下。咆哮地喊着：

『兩個雜種！還不快去高莊你外祖家找找呀？』

劉三，劉四連忙在門外答應了個『是』。

這時劉大才明白事情却是這樣的。

『事前你們鬧氣沒有呢？』劉大問

『沒有！』二叔煩燥地搖搖頭。『從來我們也沒有生過氣，無論噯事我都遷就她，今早上她喜喜歡歡地走了，誰也沒想到她一去不回來。我的天！這都怨我的老命不好。』

二叔說着，撮了一把鼻涕到地上，再咽下一口茶。

劉二叔怪傷心的樣子。

『你先歇歇吧，我到黃奶奶家看看去。也許她知道二嬸的消息。』

劉大把劉二叔送到他自己的房裏，安放到床上。

然後走出來，和大家談論這件事情。可是沒有一個同情劉二叔的。

『根本我就看出來那女人是不正經的。』劉四的老婆說。

『趁是窮，還給她偷一傢伙。』最年青的劉五在一邊擻着嘴嘟囔。

『娶過來一年多，全家像侍候祖宗樣，她連自己的鞋襪都不會做，成天光知道打扮

』。

『三嬸，你說她鞋襪不會做，我看她連個補釘都縫不好。』劉四的老婆說着撇了撇

唇。

『走了也好，可算去了個瘟神！』劉大嫂半天插了句嘴。

『沒有你說的話！』劉大吼着說。

幾個弟媳們瞪着眼看了看大輩子，（註一）待劉大的眼光遇到時，她們又連忙含羞地垂下頭。

正在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得熱鬧時，劉三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來。

『怎麼樣呀？老三！』劉大耽心地問。

『沒有，』劉三搖搖頭：『我在路上聽一個人說：她乾爹就是專靠她吃飯的，這一次準又把她賣去騙人了。我到了他乾爹家裡還沒敢張嘴向他要人，而他却先向我要他的乾女兒。』說到這兒又是一陣急喘。劉三嫂連忙送了杯茶給丈夫。

『後來怎麼講呢？』

『我當然要和他論理喲！後來還是經那個人的調和，結果算是誰也不得麻煩誰。』

不一會劉四也同樣失望地回來。據說凡是劉二嬸常到的地方他都找過，可是都沒有
人知道。

『既是這樣，你們可以去把話告訴二叔呀！』

可是良久沒有一個人敢走進去。

『走，我陪你們去！』劉大抱奮勇地拉了兩個兄弟向裏走。

妯娌們都驚恐地溜在劉二叔的窗下聽消息。

『二叔！』劉大輕輕地拍拍二叔。『老三他們回來了！』

劉二叔突地坐起來。這時把大家都嚇一跳。

『找着沒有？找着沒有？』

兩兄弟都相對地不敢說。

『找着沒有呀？爲啥不開口呢』劉二叔又想咆哮了。

『二叔！你老不要再動氣了！身子要緊。』

接着劉大把兩個兄弟的經過情形代說給劉二叔聽。

『我看還是隨她去吧！』劉大的結論帶點冒險性。

『不成，操他媽，我一定要去拚這條老命。』劉二叔說着就要站起來向外走。妯娌們趕快向牛槽裏躲。

『何苦呢？二叔！劉大緊拉着二叔。『他們都是不講理的，氣壞你老的身子不值得，』

劉大話還沒說完，這時小廚司帶跑地進來。

『爹！爹！』

『做嘍事？』

『鎮上那個賣洋白糖的老滕把二奶奶拐走了。我在車站上看見她，喊了幾聲姓滕的都不許她理我，並且打着她壓迫她一塊上了火車，等我趕上去，火車却開了！』小廚司一口氣把話說完。

劉二叔『卜通』地昏倒床上。

劉大劉三劉四，三兄弟都面面相覷地，啞然無語。

妯娌們更是一個瞪眼，一個伸舌頭地各有不同的表情。

劉五『噠』地歡躍着跳上牛背去了，表示很得意的樣子。

小廚司看着各式各樣的臉色，發怔，心裏好像覺得有什麼大禍要降臨似的。兩條腿在下面發抖。

(三)

過了十多天。

劉五來說劉二叔病了。

劉大搖搖頭，心裏想：「老傢伙是太不成器了，兒子一大羣，還要心心念念忘不了老婆。」

『什麼病呢？再娶個二孀就好了。』劉大嘟嘟着說。一面儘管安恬地拿了烟袋往菜園裏走。

紅蘿蔔正很茂盛地生長着。包頭白菜也發育得非個好，劉大想：「今年冬天準能在白菜身上做一筆生意。」想到這兒於是順手澆了些水糞在菜上。又捉了捉吃菜的害蟲。

突然一陣喧嚷聲起於自己的門口。

接着是小牛氣咻咻地跑過來。

『爹，爹……一……一……』小牛結巴了好久才說出來『一羣……人……又是……和上次一……樣，到……到我們家……拉拉夫，他們正在找你……還帶……帶了很多……的洋白……白糖。』

好容易小牛把話告了個段落。劉大明白這還是一般販私貨的強盜。

『你大哥在家沒有？』

『沒有！』小牛說。於是劉大才放心地躲到黍稷叢裏。

一羣人在劉大家沒有找着人，隨後又到劉二叔家。

劉二叔正在罵着劉五不能掙錢。只知道吃吃玩玩，太不成器了。

這時叫朱喜的一個流氓遞了馬三爺的名片給劉二叔。

『老當家的，我們馬三爺又新運來了些貨，想請你老幫忙！』說着，到門口槓了一袋白糖進來。

『這是馬三爺送你老喝茶的一點小意思，以後買賣好了時再多酬答你老。』

劉二叔前幾天已經得到過一些好處的，可是到現在劉三還沒回來。這次看見馬三爺拿了自己的片子來送這麼一大袋的洋白糖，賣給村裏的人一定可以賺很多錢。將來兒子回來，還能更多撈些工錢。而且馬三爺的抬舉又是很不容易獲得，當然不能不給面子。這樣想着，劉二叔就決定這次叫劉四去幫忙。

『老四，把老四叫來！』劉二叔一面喊着老四，一面很殷勤地招待着朱喜們。手裏却恭敬地捧着馬三爺的名片。

『其實都是自己人，閒的時候幫幫忙沒關係，何必還要馬三爺費心送這麼多的糖呢？』二叔泯不住嘴的笑，口裏這裏說，心裏却巴不得馬三爺再多送些來。

『小意思！小意思！』朱喜說着話，眼睛却溜到院子裏在紡線的劉三嫂。

『老四呢？老四！』劉二叔喊了好久沒人應。

劉四嫂剛生了孩子還不到五天。聽見公公喊丈夫，心裏耽憂着也會像三哥樣跟他們一去不回還。因此她叫老四躲在房裏不出去。

『老四，老四個雜種上那兒去了？』劉二叔喊得頭上冒火，可是沒有人能答應他。

『夥計們，你們也幫忙找找呀！』朱喜說着，不禁摸摸他那支槍，幾個流氓於是分頭搜起來。劉二叔就地擰了擰朱喜的那玩意……

『是他嗎？』一個浪人把劉四挾了來。

『媽的，喊你半天，你却躲起來啦！』劉二叔一眼看見劉四，氣得在他身上用力打了一拳。

『跟朱大哥去幫馬三爺的忙，他們還能虧待了你嗎？』

劉四半天不能說話，也不動彈。

『走吧，四兄弟！到馬三爺那裏自然有好處的。』朱喜站起來催促劉四。

『我不去！我不要你們什麼好處！』劉四說着就預備向屋裏走。

劉二叔更氣了，一把扭住劉四的臂膀。

『你只知道在家裏守着老婆，你有噴能力可以到別處掙錢？』

『但是，』劉四的顏色這時都氣變了。

『但是噴？』

『但是你不知道她才生產五天嗎？』

『五天？』劉二叔冷笑了『五天不五天，我生你是要你掙錢養家，並不是要你光侍候老婆的。快給我滾！不許你再辯。』

『對啦！老掌櫃的話不錯，做孩子的要聽老人家的話才是！』朱喜邊說，邊拖着劉四向外走。

『你老也不要氣了！回頭四兄弟多掙幾個錢給你就行。』

『一切統請你們指教他呀！』劉二叔謙恭地送到門口說『回去謝謝馬三爺！還求他老人家提拔提拔才好！』

『別管啦，一切都保在我姓朱的身上！』說着，他再回頭看了看院裏的劉三嫂。

——然後，一羣狼似的迅速走過去。

『老四！老四！』待四嫂踉蹌着出來時，却遠遠只看見些人影。

她在門檻上拭眼淚，孩子又在屋裏哭。她沒敢向公公質問，頹喪地再回到產房。

劉二叔撫着鬍子在心裏打算盤。看着一袋實在在的洋白糖眼裏發光。

劉大在黍稷叢裏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他想跑出來抗鬥，可是他手裏沒有槍。在心底恨着二叔老糊塗了，把自己的兒子往火坑裏送。

接着他就跑到劉二叔家反對這事情，可是二叔不接受他的勸化。

『我現在正需要着錢，他們沒能力出去作工只有幹這行。而且馬三爺很抬舉我，你看，拿了他的名片來託我，這怎好不給面子呢！』說着，二叔又指那袋洋白糖給劉大看。

『今天又拿來一袋糖，上次是好幾十斤的海菜。另外還有工錢給他們，將來老三回來，一準能撈一腰包的錢。』

這樣說，劉大沒有話好講了。

『你能斷定老三可以平安地回來嗎？』半天，劉大說了句不祥的話。

『爲啥不可以平安地回來呢！你簡直不懂得事！』劉二叔有些不滿意劉大的說話。因此他也不再講下去了。他立刻到邱家祠堂報告這情形。

兩個年青人對他說明他們的計劃；在最近期間他們將實行和「走私」硬幹的方法。

『我們現在正調查着漢奸走狗的總機關，我們決定下一次總攻擊。』一個年青人說，頭上的青筋暴得很高。

『是的，我們要把他們一網打盡。』另一個說。

劉大聽得很興奮的樣子。

『那麼我今天還要作些什麼呢？』他照例是向他們討工作的。

兩個青年人笑了。

『我想，你以後就住在這裏吧！一則可以幫着我們工作，二則也可以避避走私隊的拉夫。』一個說，另一個拍着手贊成。可是劉大游疑了會。

『怎麼樣呢？反正又不是忙時候，你每天回去看一踮也行。家裏事小廚司也能照拂的。』

劉大想了想，覺得有理，就立刻答應了。

『很好，我今晚就住在這裏！』

兩個年青人於是快活地和他攜起手來。

(四)

這些日子，劉大嫂過得很熬煎。

——丈夫天天不在家，兒子也不常回來。

『媽的，有你那樣的老子，就有這樣的兒子。』劉大嫂總是用這話罵小廚司。

『什麼辦法呢？我們都有事！』小廚司也光用這話搪塞她。

『有事，有事也沒見你們掙回來錢呀？你二爺倒坐在家裏會發財，前天又賣洋白糖撈了十幾塊洋錢！你們倆呢？你們倆究竟幹了些什麼？』劉大嫂說呀說的，真想把兒子打一頓出出氣。

但是小廚司卻不慣于聽母親的話，每聽到這些！就跑進去蒙了頭睡覺。作母親的也沒辦法。每天只有到劉二叔家溜達溜達。

劉二叔最近變得很富裕的樣子，這是使大嫂羨慕的。他還常常給她些海菜啦，洋糖啦——這更令大嫂覺得感激的很。

邱家祠堂的工作漸漸緊張起來。

小廚司被派為柳村，高莊一帶為緝私員，並設分團於娘娘廟。

這天傍晚，小廚司帶了幾個幫手在柳村田畦裏坐着吃甘芋。

『煞煞！』突然從土墩後起了一陣脚步声。

小廚司們連忙分頭躲到葵花叢裏探望。

『喝唉！喝唉！』

——『批拍！』鞭子落在人背上的聲音。

接着是『哎呀！』地哀叫。

『媽的，怕的就是被人聽見，你倒「喝唉」起來！』

『這些時查得很嚴，前天馬三爺的一次貨就給他們拿了去！』一個帶鴨嘴帽的人輕

輕的說。

『哼！其實也並不是什麼衙門的人物。』又一個說。

『衙門和我們作對倒不怕，可怕的就是那些沒名堂的東西！』走在前面的人一面說

着一面向四方看了看。

『走吧，趕到劉老二家裏歇歇腳。』

『劉老二？』一個披着雨衣的人問『劉老二的三媳婦聽說給朱喜勾搭上了，真嗎？』

『該他走火！』帶鴨嘴帽的人很氣不憤的樣子。『媽媽的，他把劉三弄到杏花鎮碼頭去了，我早就知道這傢伙沒懷好心。』

『嘻！你應該弄一個呀！』

於是一陣『嘻嘻』的笑聲。

然後，急急的走過去土墩。

小廚司聽了那些話，氣得心裏發燒。

『我們預備好從後面抄上去！』他指揮着幫手們等待那些人來。

沒有一刻工夫，後面已經扯起頭來。小廚司連忙接應上去。

『來呀，我捉住了一個。』叫李銀的一個伙子喊着。

『綁起來，綁起來！』小廚司吩咐說。

『媽媽的！上那兒跑？』小廚司抓住了帶鴨嘴帽的那人的後領，再奪了他手裏的槍。
『饒，饒我吧！我不是頭。』那人跪下去只叩首。

『操你的八代，告訴我你的頭是誰？』小廚司擱了一個响亮的耳光給那人。

『是，是……張十爺……張十爺……』

小廚司不再說什麼，就把他和被捉的一個捆在一起。

『救……救命呀！』

鍊工夫的人們打得幾個流氓滾在地下哀叫。

『做死他些王八們！』幾個無辜的被奴使的人，也忿忿幫了小廚司的一羣。

『這些東西留下來，你們各自回家去吧！以後不要再幹這個。』小廚司嗚呼那些人

說。

『是他們硬拉了我們，我們是不得已的。老哥！請你還給我們的牛，讓他們走吧！』

『幾個人跪着求小廚司。』

『可以的，大家儘管回家好了。但是要記牢，這些狗是喝我們血的仇敵，賣我們國的走狗，我們一齊起來打倒他們！』小廚司吃力地繼續着演講。『你們知道，日本鬼把私貨運到我國，不納關稅，賣得非常便宜，於是我國做買賣的商人就都做不到生意。大家全去買便宜貨了，我國的金錢都送到鬼子們的手裏；將來慢慢地窮下去，一直到餓死。這就是走私貨的利害，還有就是鬼子佔領我們的東三省，我們總要有一天再奪了回來！』小廚司說得口沫飛濺，但他並不疲倦地仍舊講下去。『再說目前吧，他們又來侵略我們的華北，就是佔領我們的家鄉。假如我們再不反抗，跟他拼命，那末我們就要成爲了亡國奴——任他們打，罵，我們不敢做聲，連豬狗都不如。老哥們！我們還能不聯合起來救自己的國家嗎！有國家就有我們，國家亡了，我們也就不能再活下去，不願作亡國奴的人都要加入抗日鋤奸團，贊成的舉起手來！』

大家瘋狂的舉起手來。

『我贊成！』

『我明天就加入！』

『我現在就跟你去！』

每個人都是熱烈的歡呼。

『好，明天願加入的人都到邱家祠堂去。現在大家可以回家了！』小廚司說着，讓各人牽了自己的牛回去，有的就果然跟了小廚司一起走。

然後再吩咐幫手們將捆住的四個俘擄和私貨都帶回娘娘廟。

(五)

小廚司這樣又建了一個大功，第二天很早就到邱家祠堂去報告。

兩個年青人誇他是勇敢的戰士！劉大於是也感到非常榮耀。晚上，小廚司回家去睡覺。離家有二十步遠的樣子，忽然聽見屋裏有着吵鬧的聲音。

小廚司不敢走進去，小心地在屋後牆，將窗洞紙鉛破竊聽。

劉二叔坐在劉大嫂的床上，兩個流氓，還有一個浪人坐在兩邊。劉大嫂自己站在棹子旁似乎很着急的樣子。

「他已經兩夜沒回來睡覺了，他爹天天就不在家。」劉大嫂顫慄的說。

「張十爺說什麼時候把你的兒子送到衙門去，什麼時候，就放劉二出來。」

劉二的老婆從外面哭着跑進來。

「他也沒有犯罪呀！大爺們，你不能够冤枉好人的。」

這時一個流氓走到浪人跟前咬了下耳朵，然後說：

「劉二在十爺家包的是兩個月的工，現在只作了一月，工錢要扣一半。等他出來了

再給他。」

「劉二叔，那不行，你……你老人家……救救你二姪，他是老實人，他不能受這種冤呀！」劉二嫂大著肚皮向劉二叔只作揖。

「這樣吧，」劉二叔繻繻眉說：「老二暫且在衙門裏押一下也不要緊，明天我托馬

「三爺說說情去。不過一面總要把小廚司給找回來才行。」

劉大嫂聽說一定要抓自己的兒子，當然心裏不樂意。

「叫他爹去替小廚司不好嗎？」劉大嫂是恨丈夫的，對於兒子，他却不願眼睜睜看着他押到衙門去。

「不行，無論如何，張十爺說要把小廚司抓去。昨天我們的一個夥計逃回去說，他不儘打了他們，還把其餘的人和東西一齊擄了去。簡直像土匪樣，這種兒子，我勸你還是不要的好。」一個帶黑色眼鏡的流氓說。

劉二叔點點頭。

「是呀！兒子作了土匪，還要他幹嗎？敗壞我們劉家的名譽，就是你要他我也不要他的！」劉二叔很不快意的說。

「那全是他爹的不好，天天死在婊子家裏不回來，自己的孩子簡直一點也不聞不問。其實小廚司是好孩子呢！二叔，求你還是救救他吧！」

『我救他，與我也不好看呀！』劉二叔生了氣。

劉大嫂揩着眼淚沒敢再作聲。

『那麼我們要走了，限三天內由你老人家担保把小廚司送來好了。』流氓們站起來拍拍二叔的肩。

『回去告訴張十爺，請他放心吧！一切還要包攬點。』二叔恭敬地打了一躬。

劉二嫂在門外跪着哀求。

『放出我的丈夫吧，大爺們！他是冤枉的！』

幾個流氓不理會地走了去。

小廚司這時想跑進屋裏，可是他看見劉二叔又進去了。

終于只有慢慢地踱回娘娘廟。

第二天晚上。

劉大嫂正在惦記着小廚司的時候，突然聽見窗子響了兩下，接着一個人影幌過去。劉大嫂連忙把窗子打開伸出頭向外面看看。

『媽！』小廚司的呼聲使劉大嫂驚喜地趕快跑出來。

『媽，我在這裏！』小廚司輕輕地說。用自來火照引着劉大嫂走到屋對面的柳蔭下。小廚司扶着大嫂坐在土墩上。劉大嫂親熱地拉住小廚司的手。

『小廚司！』大嫂的眼淚流下來。『你躲在什麼地方妥當呢？這幾天你千萬不要回家，他們明天又要來捉你了。』

『不，媽！我預備明天就跟他們去，這樣免得累二叔受屈。』

『什麼？』劉大嫂吃一驚。『明天就跟他們去？那麼你就不顧及媽了嗎？』劉大嫂說着就禁不住啜泣起來。

『媽，我知道妳不放心讓我去；可是我一直不去，二叔就一直不能出來，這對於我的良心也是很不安的呢！』

小廚司撫摩着媽的手，這時媽似乎在想些什麼似的。

『小廚司，你明天儘管不要回來，你二叔的事，讓我和他們交涉，或則你二爺也可以幫幫忙的。』

聽見媽這樣說，爲了不願使媽太耽心，於是也就決定明天不回來。

『好吧，媽！我明天不回家就是了，但是你也別處處當心，萬一他們仍舊不答應放出二叔的話，我們再想法好了！』

劉大嫂欣慰地點點頭。

『你走吧！叫你爹這幾天也不要回來。』想起劉大，她畢竟還是愛護丈夫的。

小廚司答應聲去了。

劉大嫂看着兒子的背影直至消失，才走進她的住室。

前半夜，劉大嫂一直在床上翻來復去的睡不着。

自然囉！一面耽心着兒子的安全，一面又愁着明天沒法對付那般狗仗人勢的傢伙。「二叔或則能說個情。」想到這兒又似乎鬆了一口氣。「可不是嗎？二叔人很能幹，這此日子待自己也非常好，無論怎樣，他總該可以幫幫忙的。」

——於是，欣慰地，欣慰地，就漸漸入了夢鄉。

剛剛三更時分的樣子。

劉大嫂彷彿作了場惡夢，醒來猶覺窒息得難過，週身出滿了冷汗。

「唧呀，煞煞……」突然地，一種輕微的開門聲，和着脚步音響，送進了劉大嫂的耳鼓。「有人嗎？是誰？」

——沒有回答。接着是一個人走到床前。

「啊！你……你……你是……是誰？」

「不要響，是我！」

那人說着便緊緊抱住了劉大嫂。

『摺！』一個耳光落在毛茸茸的鬚子上。

『你……你趕快走……不然，我要喊了！』劉大嫂掙扎着，聲音已有些顫慄。

但是男的沒有放手，而且攔了女的嘴巴。

『乖乖的快不要吵，明天我給妳更多的糖，海菜，新的衣料……還有，就是明天他們再來要小廚司的時候，我可以担保叫把老二放回來，小廚司也絕不致再叫他去投案了。』男的似乎很驕傲的說着，在女的臉上吻了又吻。

『但是，二叔！』劉大嫂兀的坐起來厲聲說：『要知道這是你不應該做的事，你不想到你自己是長輩，而我却還要承認你是我們的二叔；假如你再不滾出去，那我只好對不起了。』這時大嫂就掙扎向外走，可是被男的拖住她。

『好！我走是可以的，急什麼呢？』聲音裏帶着羞惱，但又接着是威嚇的語氣：『不過要記好明天須把小廚司交出來；否則當心點妳一家人的性命。』說罷，就扔開劉大嫂預備走出去。

『別忘了明天把小廚司交出來。』臨走再重復的叮嚀着。

——「明天要把小廚司交出來！」一個有力的打擊落在大嫂心上，她於是發狂地趕快抓住劉二叔。

『我的天！我不能交出小廚司；無論如何我也不交出小廚司的！』

『那麼，是不是還叫我滾出去呢？』

劉大嫂搖搖頭，眼淚像雨注樣流下來。

母親的心片片的碎了……

(六)

幾天後，也許是劉二叔的力量吧，果然沒有再追究小廚司的事了。可是劉二却依舊還拘押着。

小廚司爲了不使媽耽心，也就不再回家去。劉大更是忙得差不多忘了家的存在。

一天下午，劉大正坐在邱家祠堂的門口，想着一件機密的事務時，突然一個不速客闖進來。

『幹嗎？幹嗎？』劉大問。

那人不理，眼睛儘管驚慌地注視着四週。

『朋友，』兀地他抓住劉大臂膀說：『我是從城裏走私隊逃出來的，我想求抗日鋤奸團援救我，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地點。』說能那人表示很痛苦的樣子。

劉大非常受感動，拍拍那人的肩說：

『不要担心，朋友！就住在這兒，我們可以保護你，此地就是抗×鋤奸團。』

『真的嗎？』那人近于是狂喜。『不過。』他立刻又把臉色沉下來說：『我還是要

回家去的，我的媽，女人，孩子，他們都等着我；朋友！只求你給我點路費吧。』

『也好。』劉大連忙拿了些錢給他。

那人於是領謝而去。

劉大看着他的背影嘆口氣。

『幹嗎一個人在這裏？』一個年青人走出來問。

劉大把剛才的事告訴他。年青人好像費了一下思索。

正這時候小廚司氣咻咻地跑來。

『爹，我聽說城裏開來很多鬼子們！』

『怎麼辦呢？』劉大看了看年青人說。

『你到城內去看看吧！耳聞是不可輕信的。』

劉大答應了。

小廚司送着爹走了一程路。

有些兒刺面的風吹向他們，柳絮飛着像一朵朵梨花。蟋蟀在靜靜的田野中叫出『噓』聲，劉大的心上漾起了哀愁的波動。

『你二叔還不知道怎樣啦，?!』劉大說罷深深嘆口氣。

『爹，我想回去看看。』

『什麼？』劉大驚異的眼光注視着自己的孩子。『回去，回去是不想活了嗎？不要說我不願意你去送死到那般鬼子手裏，就是團裏也少不了你呀！』

『二叔怎麼辦呢？媽也不知怎樣啦。』小廚司說着眼圈兒紅紅的。

劉大站定在大柿樹邊。由懷裏取出旱烟袋吸着。

『你二叔慢慢地替他想法子。你媽，她也不是小孩子，她自然會好好地過日子，什麼地方值得你耽心呢？』劉大說着吹了口烟。『打黍穰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回去了，說不定這幾天就要動事，太平日子大概不遠啦！但得把這些日本鬼子和漢奸們除盡才行。』

小廚司沒有再作聲。

劉大又吸了兩袋煙，很興奮的樣子說：

『我要去了，今晚上你可以不必回娘娘廟去。』

小廚司點點頭。看着爹消失在竹林後面，怪難過地一步步踏着原道走回來。

風依舊習習地吹着，柳絮依舊飄飄地飛着，樹上的葉子「殺殺」地落下來，田野是枯燥而冷靜地。

一兩個牧兒騎在牛背上吹哨兒。三五個農夫在田園裏巡迴着。看起來好像很幽閒，其實他們的心裏却橫着很多難題。比如怕走私隊來拉夫呀！怕蝗虫啃壞芝麻呀！怕老天爺不落雨呀！尤其怕——鬼子們佔去他們的家鄉！

「呵，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小廚司望着寂寞的四週這般想。心裏突然覺得酸酸的眼睛前面好像在扯閃。天空中黑雲追逐着白雲，白雲向前遁，可是黑雲不放鬆，這時候太陽躲進去了；白雲忿怒地給了黑雲個迎面抨擊！

『通！』

雷響了！把沉思着的小廚司嚇一跳，他連忙加緊了脚步向前走。

「可是，走到什麼地方才是安樂窩呵？」這思想一直在小廚司的腦裏起着「？」號。

趕到邱家祠堂，天色依舊是陰沉沉的，像有一陣狂風暴雨要降臨似的。

人的心在一起一伏地忐忑着。空氣是越來越緊張了。吃晚飯時劉大還沒有回來。

小廚司這晚上如落鍋的螞蟻樣，坐臥不安地，在爹的房裏打轉，瞪着眼望燭淚滴下去。四週沒有別的聲音，只簡或有一兩隻狗在『汪汪』叫着。

媽，二叔，爹，國家，這四個問題一齊咬着小廚司的心。

「媽怎麼樣了呢？」他只有日夜地惦記着，可是沒有法子能夠回去看看她，他實在太愛媽了。二叔呢？爲了自己而受着冤枉的囚禁，這是如何令人負疚不安的事？！還有爹，爹老了，還這般地操勞，他真是不忍心看爹的縐紋一天比一天地深起來。然而有什麼法子？最後想到國家，國家是最使人煩惱和憂心的一件事；國家完了，什麼都完了。要想保留一切，首先要保留國家。可是——國家危險到這步田地，百姓們不但不曉得挽救，反要出賣！這是多那痛心呵！

小廚司想到末了幾乎哭出來！他用力地捶着胸脯，眼淚流成串子，他傷心地站起來

在屋裏踱着方步。

窗外依然是雷鳴電閃，狗也依然是『汪汪』地狂吠。

這樣子約摸繼續到二更時分。

小廚司好像覺得空氣裏又參與了濃厚的烟霧似的，而且越來越利害；漸漸使他感到有些兒頭暈起來。

他不能忍耐地開開窗子，這時一股猛烈的黑煙沖進屋裏，他好奇地向外面跑，心裏似乎已經知道有什麼不平凡的事件發生了，他的兩條腿顫慄着走到後院。

——我的天！這一驚，可不算小，原來火焰正烘烈地在燃燒着學屋的教室！

『你們快起來呀，院裏起火了！』

小廚司把每個年青人都叫醒。

——接着是一陣『批批拍』的槍響。那狂妄的颶風把火勢吹得越發兇了，暴雨和雷電更交加地助着威。

『糟了！』小廚司首先失聲的驚叫。

『快預備呀！』這時大家都起來了。連忙一齊運起工夫來。

『轟！』

『嘩啦！』一個炸彈落在院子裏。血和肉飛濺得如一片片落花。

『我們一定被困了！一定被困了！』幾個年青人同聲絕叫。小廚司帶領着一羣硬肚衝向大門。

『批批！拍拍！』大門外有一架機關槍正在對着屋裏開放。

小廚司連忙退進去，但是火光冲天，馬上他就有逃不出這個劫的危險。

『小廚司，我們用手機關槍向大門衝吧！不然一定要活活燒死在裏面的。』幾個年青人同聲地說。各人手裏拖着一柄手機關。

『那麼，大家預備好勇敢地跟着我沖出去。可不能怕死呀！』小廚司喊着，執着槍第一個向門外衝去。

一羣團員們，拿大刀的，拿槍的，遂都跟着一陣殺着跑出來。但是敵人的機關槍却逼近地正中擋住了門口。

『小廚司！殺呀！』說着，有一個年青人犧牲在血泊中。

小廚司痛心地奮身躍至敵人機關槍的上面——司機人立刻死在他的刺刀上。然後他用力推着機關槍向後退。

『唉喲！』小廚司絕叫地倒下去。——心裏已經穿進一顆子彈。

『小廚司！』另一個年青人連忙上前抱住他。這時團員們蜂擁而出。

敵人們追上來攻擊，但是機關槍却轉向着他們掃射。

『你……你去……殺呀……殺呀……』小廚司吃力地說。

年青人沉痛地和他吻別。

忽然一陣喊『殺』聲起自西南方。

——原來劉大自城內刺探得確實消息後，就連忙回來報告，那知還沒走到邱家祠堂

，這兒已經開火，於是他便就近到娘娘廟分團，搬來的救兵。

『追上去！上去。』一個個鐵兒英勇地在暴風雨裏狂吼，接着是迎敵衝鋒而去。

敵人們意外的失敗！他確沒有想到還有這樣半空中掉下來的救兵。

『兄弟們殺呀！把鬼子們全殺盡！』一種熟悉的粗壯的聲音在伙伴們耳裏起回響。

『劉大，是你！』一個年青人驚喜得像發現奇蹟似的抓住他。

『你……你受傷了』劉大忙扶起他。年青人的眼裏流了淚，頭部的血放得和噴泉樣。
劉大用衣襟替他包扎好，拖到一個土墩上。

『小廚司呢？』劉大突地想起了自己孩子。

『小……小廚司在……土地廟後……面。』

『怎麼？他……他也受傷了嗎？』

年青人點點頭。於是劉大心裏起了不尋常的恐懼，急急的向土地廟奔去，一面虔誠地向上帝祈禱着。

土地廟後面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劉大好不容易摸着一個躺在泥濘中的身子。

——那人耳下墜着一隻耳環，胸口儘剩下一絲的喘息。

絕大的悲哀於是壓倒了劉大，他用力喊着小廚司的名字；可是對方已經不能答應了

槍聲漸漸稀下去。雷電也休息了！獨風雨却依舊在交織着。

邱家祠堂成爲一團濃霧接天的烟囪。

這時候，一個人影向土地廟走來。劉大連忙躲下了身子，等到那人走近的時候，一個記憶立刻捉住劉大。——是他，不錯，就是這個奸細。

『向那裏跑？』劉大一把抓住了那人的後衣領。

『你……你是……』那人驚惶到手足失措。咒劉大忿怒地攔了他一個耳光。

『你還記得早上我給你錢的事嗎？你這賣國的走狗，畜牲！』劉大恨得咬牙齧。咒

罵並不能消除他心中萬分之一的憤恨。

當劉大預備伸手取刺刀時。

——『拍！』一粒子彈射進了他的左肺。那人正想逃遁，但是劉大追上了一步——於是利刃痛快地刺入那人的胸膛……

『哈哈，你也有今天！』

接着劉大忍住創痛地把兒子屍首背起到土墩上。可憐這時那個年青人已經死了，劉大沉痛地踏着犧牲者的血跡向前走。

陣號響，接着是壯厲的歌聲：

『武裝起來，武裝起來！勇士們，前進，前進！我們萬衆一心！

不是勝利，便是犧牲，怕什麼，儘管前進！

勇士們，不要退後，我們追着敵人殺，

直至收回我們的失地，和完成我們的使命。』

——原來是敵軍全退了，邱家祠堂的門前站着剩餘的一排英勇戰士。

『抗×鋤奸團的團員萬歲，抗日鋤奸團萬萬歲！中華民國的大衆萬萬萬歲，中華民
國萬萬萬萬歲！』

鐵血兒們發狂的吶喊，接着是奮勇地開跋向求民族生存的鬥爭路上。

劉大含着熱情的眼淚，向着他們微笑地表示歡送。

(七)

雨已經停了，劉大好容易拖泥帶水地挨到了家。

家門在開着，和從前一樣。他急喘地慢慢顛跛着走進去。然後把小廚司的屍首放下
來，再無力地喊着妻。

『小……小廚司的……的媽！我……我口……口渴的很。』聲音低得幾乎沒有人能
夠聽見。

劉大掙扎着站起來，他理想妻一定還在好夢中。他好些日子沒有看見她了，他希企妻這次不會再咒罵他……想到這兒，他忍住疼痛扶了牆壁向裏面走。

『唉喲！』是劉二嫂的聲音。她剛剛到外邊去打聽消息回來；一眼看見劉大狼狽的狀態，她吃驚得顧不了什麼弟媳不能與夫兄相近的禮教了，連忙上前去扶住他。

『你……你怎樣了？』

劉大搖搖頭。表示他說不出話來。

劉二嫂招扶着他走到大嫂的房門前。

『大嫂，大嫂，快開門！』

裏面起了一陣忙亂的聲音。劉大嫂邊答應着，可是門還沒有打開。

『什麼事呀？天才剛亮就喊起來！』

劉二嫂不耐煩了，她用力將房門推啓，然後扶着劉大走進來。

大嫂驚叫一聲從床上連忙拉了一條皮單披着跳下來，剩下劉二叔再也沒有法子能夠

掩飾他的罪惡了。

劉二嫂兀地愕起來，手一鬆，劉大幾乎從她的腕上跌倒下去。

『批拍！』一個響亮的耳光落在大嫂臉上，接着劉大感到眼睛在發昏！——惱恨，忿怒沉痛，侮辱，一齊襲上來壓迫着他，刺戟着他，使他忍無可忍地咆哮起來。

『你：你：你幹：幹：幹得好事：你兩：兩個畜牲：』說着，他伸手預備撲向劉二叔可是黑暗使他看不見了一切，他無力地昏厥下去。

劉大嫂覺得霹靂一聲，似天塌地卸般立刻瘋狂起來；她沒有流眼淚，也沒有說話，只茫然地緊抱住兩條死屍。

(八)

全村的人，都在講着一個八灰（註二）的故事了。

而且終於劉二叔被大嫂扭上了縣衙的公堂。

劉大嫂的口供自然根據着經過的事實而報告的。她更指出了劉二叔幫同瀆奸販賣私

貨的罪狀。

第二次開審。劉大嫂早就坐在公堂上伸長着頸頭等待那公平的判決了。

當縣長傳出了原被告各人犯以後，宣判的結果是：

「……查被告劉老二販賣私貨，並無確實證據，業經本縣紳士馬三爺負責担保。致姦媳部分，犯有傷風化罪，應懲處有期徒刑半年。

「……原告劉陳氏背夫與夫叔通姦，背叛人倫，有傷風化；更兼乃夫在邱家祠堂擅自聯絡鄉民，實施非法組織，於日前大事暴動，查本人雖經斃命，但應判其妻劉陳氏代受擾亂治安罪，應處有期徒刑五年？

「……再，劉二前因胞侄劉小廚司在柳村一帶公然竊路搶盜，並違法潛逃，經由乃叔代其受審各在案；渠料日前突患急病身死，此部份應即不理……」

『拍！拍！』旁聽席响起了馬三爺的鼓掌聲。

縣長得意地丟了個眼色給對方，這，也許就是說：「閣下的賂賄我是受之無愧了！」

『原被告對於本判決，有無不服？』

——停了會，大家都沒有反啊。

『那麼就自明天執行了——退堂！』縣長微笑的摸着他的鼠鬍子，就是預備走的樣子。

『退堂？慢些！』

一個女人瘋狂地衝上去。

——空氣於是立刻緊張起來。

『你這賊官！你這沒有良心的賊！你不能這樣暗無天日地隨意壓迫我們，我要和你拚命，我一定告你到省城去！』劉大嫂狂瘋地說着，立刻就向門外跑。

『站住！』幾個衛士用槍和刺刀包圍了她。

『通！……』

——一個笨重的磚塊飛過來。

『噯呀！救命！』跟着縣長的聲音，就是縣長的身子也倒下去。

於是一場很緊張的演變——旁聽者人羣都表露了各種不相同的驚惶的臉色，尤其馬三爺和劉二叔這時已經嚇得抖成了一團。

劉大嫂快慰地看了看二嫂的勇敢的臉，衛士們連忙把門窗都關閉了。

『快……快把那……女兇手捉住！』

縣長的命令像一聲雷，立刻不由分說地就把劉大嫂捆起來。

『不，』劉二嫂剛說出了一個字。

『好妹妹！快回去照顧你我的兒子，一切都成爲你的責任。留着，和幾孩子好到將來替我們報仇。快回去吧！妹妹！以後還更要你的勇敢去作許多更偉大的事情哩！』

。劉大嫂說罷，就昂然跟着衛士們走進牢獄裏。

於是劉二嫂無聲地流下沉痛的眼淚。

（註一）「大輩子」，即稱呼夫兄，爲華北土語。

（註二）「八灰」係公公姦媳曰八灰。

餓

(一)

雨，儘管淅瀝地下——像是一株株刺心的針。

上海之夜，也儘管熱熱鬧鬧——像是火山在暴發。

舞場的布爾喬亞們，儘管踏着他們的探戈舞。

無線電，也儘管播音「桃花江」。

咖啡店，儘管是刀子叉兒響。

窮人們，也儘管是餓着肚皮。

(二)

丈夫挽着女人的手臂，剛走過肇周路的轉角，她不禁打了個寒顫，接着——身體倒
污泥裏。

「妳，……妳怎樣了？」

「阿富急忙把女人從地上拖起到一個弄堂裏的誰家後門簷下。

「阿富，我不能再走了，我，……我肚子痛得很！」

阿富聽見這連忙抱緊了她，用手輕輕按摩着女人的腹部。一陣陣「咕嚕」的響聲，彷彿什麼東西在裏面作怪。

「是該到時候了嗎？」

「不！還有兩個月。這是……是因爲今天……路上震動得太狠了！」

說時，女人的眼淚跟着流下來，滴到阿富的手上。

「天哪！這叫我怎麼辦呢？……」

阿富哭了！他聽見那腹內的「咕嚕」，和女人的呻吟，心像刀刺般的疼痛。

『別難受，阿富！讓我歇一會就好了。你去……去弄點飯來我吃。』說到這兒，女人猛省似的。『對啦，也許是餓得太很；阿富，快……快去弄點飯我吃吧！』

但是，當她剛感到這生之希冀的快慰時，突地昨天強盜搶錢的一幕又映上了她的腦膜。

於是她頹喪地說：

『我簡直迷了，咱的錢已經全給強盜搶了去，叫你用什麼買飯給我吃？……唉，你還是在這兒守着我吧！』

『不！我會去弄來飯妳吃，妳放心吧！好好安心地睡一覺。別老「哼」着，當心會驚動裏面的房東。』說罷，他脫下自己儘有的一車破棉袍替女人蓋好，然後沉痛地走出去。

『阿富，你要快回，不要走得太遠呀！』

女人的聲音，依稀響在他的耳鼓。他咬緊了牙，抱緊了臂，向寒冷，饑餓，風雨，

苦痛，死亡，——抗戰淚和雨水混合地交流着。

(二)

走，走，茫然地走！

走過了維也娜舞場，走過了巴黎咖啡店；走過了大吉路——他佇立在一家店門前面，他的眼睛疲憊地望着街道上的行人。

西北風向他殘酷地吹，無情的雨水，淋透了他的週身。但是，他忘記了寒冷，在他的耳裏，只響着女人的呻吟：

『餓！餓！阿富，快弄飯來我吃……』

他惘然地伸手到衣袋裏；但是——突地，他腦海裏活躍着：女人終於生了產底狀態，和那軟弱無力底生與死的掙扎。於是他急忙跑向歸路，奔進了弄堂，一眼看見女人還安然地倚在簷下，這才鬆了一口氣。

但是，她那飢餓，苦痛的哀號，又傳入阿富的耳裏。他捧着頭，只有再疾迅地走出來。

走，再茫然地走！

走到斜橋的路頭，他的兩條腿本能地停在一家果品店的門首。

一輛汽車停住，裏面走出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店員們熱烈地歡迎着，招待着。他伸手從衣口袋裏拿出一張鈔票，沒等及阿富走到跟前，他已經拿着一大匣點心跳上了車箱，「嗚」地一聲飛駛過去。

阿富懷喪地看着汽車不見，他想：假使有這一大匣點心去給女人吃，她會馬上好起來。是的，她不是曾經說：『也許是餓得太狠』的嗎！？

——想着，他便禁不住也走進果品店的門前，店員們都厭惡地瞅着他。

『汪』！『汪……』一隻狗從店裏面衝出來！

『同是一個人，窮人來了狗也要干涉！』心底這樣想，一陣辛酸，他不得不再向西

走去。

一陣香馥的氣氛捉住他，兩條腿本能地停在一家酒館門前。

隔着玻璃窗子，他嗅着從蒸籠裏發出來的熱騰香味……

『我餓得難受呀，阿富！你快弄飯回來我吃吧，我支持不住了。』女人的哀叫聲又響起來了，他發狂地用指塞住了耳鼓。

『呀』，酒店門開了，裏面走出來一個摩登的女人。在嘴裏啣着一枝香煙，手指上的鑽戒底光在阿富眼裏閃耀。

『小姐，請妳慈悲慈悲吧，我的老婆就要餓死了！求妳救救窮人吧，小姐！』
阿富的眼淚流下來，接着，是一種強有力底驅使——他的雙膝跪倒下去。

『真討厭，那兒來的零錢給你？』說罷，頭也不回地跳上了一輛黃包車。

『小姐！無論如何求妳發慈悲救我這一回吧！實在我的老婆快餓死了，求妳少吸一枝香煙就救我們一條命。』

阿富瘋狂似地攔住了她的去路，店門前的巡捕上去掩開了阿富，用指揮棍在他的身上抽個不住，像連鞭砲樣地一陣聲響。

『媽的！滾吧！作了乞丐還要想當強盜啦！』說時將阿富用力推到泥水道上。

阿富受了傷，從地上爬起來踉蹌地走了兩步，一陣痛楚，使地又不由自主地跌倒泥水裏。

撫着受傷的兩腿——疼痛，顫抖。耳邊交響着女人饑餓的哀叫和巡捕的拍打聲，辱罵聲；呵！他耐不住這社會給他的殘酷苛待，他想：爲什麼他不能向有錢的人要求幫助？爲什麼他沒有生活的權力？爲什麼上帝不主持公道？爲什麼……

——這樣想下去，想下去，他的情感發生了激烈的變化，他像一隻受了傷的獅子，瘋狂般咆哮起來了。他要向社會復仇，至少得先向這個女人直接復仇。

他興奮地追逐着女人的行踪，他拼命奔向林蔭路的轉角，然後在黑暗裏一步趕上了那女子的車子。

他用力抓住了車後蓬。他想：也許這裏坐着的是另一個慈善的人。

『停住！』他喝着，再拼命阻止車輪的行動——手受了傷，鮮血滴到馬路上……

『喂！車夫，給我放下來！』

車夫果然不能夠走動。裏面探出一棵女人的頭，阿富認得依舊是那個摩登女人的頭。

『你……你這……強盜』……女人尖聲的叫。

忿怒的火在阿富心底燃燒；他發狂地伸手搶了女人的錢袋。

『你……你敢……搶……』女人用力地爭奪。

『搶？是妳逼得我不能不搶！』

接着一個響亮的耳光落在女人的粉頰上。阿富滿足地携了錢袋向左逃遁。

但是，後面的警哨聲很快地响起來——恐怖，鞭打，饑餓，死亡……想到了這些，他便加緊了步伐，逃！

逃，茫然地逃！

逃過了維也娜舞場，逃過了巴黎咖啡店，逃過了大吉路……

一陣汽車叭喇响，接着『撲通』一聲，汽車立刻停在馬路旁。

汽車夫從車輪下拖出了血肉模糊的人——阿富。

(四)

一盞螢火的燈，殘光照着監獄的一角——被軋傷了的阿富在微微蠕動着。

『渴！渴！』他用力擠出了這一個字，但是沒有人睬他。

良久……他偶然睜開一雙眼——天呀！他簡直認不出這是一個什麼所在！

『我怎的會來到這裏？我的女人呢？』自己疑問着，耳鼓裏又響起女人的呻吟和喪

叫：

『快回來呀，阿富！別去太遠了，我餓得很呢，我急要吃飯！飯！』

『天哪！』他絕叫地，瘋狂地，用手扶着牆壁，掙扎着站起來——

換了兩步的樣子，他的手突然觸到冰冷的鐵柵欄杆，接着，是一隻鐵鎖。

——於是，他省悟了一切，絕望地昏倒下去。

往事像一條蛇般緊緊纏住了他的腦海……：

「在東北，阿富有一個幸福的家。

父母和自己，自己的妻，還有十歲的孩子，都是務農爲本。富源的故鄉，每年收成都很好，吃不了的剩餘，他們會把牠變賣成錢，再漸漸積多起來買成田產；因此，他們在羊角村這一帶，要算是最富裕不過的人家了！

父親在田裏專管割草啦，打稻子啦，這些比較輕閒的事。

老母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地在家裏紡線，織布。

妻的工作是替一家人燒飯吃，有時也到田裏幫公公割草。

十歲的孩子是整天間騎在牛背上，家裏沒有一個人不疼愛他的。

阿富，這個力強氣壯的男子；他包辦了百餘畝田地的耕種工作。他總是那麼喜開顏

笑地勞動着，他常向孩子說：

『將來要學成爸爸這一身力氣，是到處都餓不着的！』

真的，全村的人那一個不羨慕他，那一個不佩服他的能幹？！

他們天剛亮就開始工作，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才歇工。

晚飯後，睡覺前，他們的孩子總會鬧着要爸爸唱一支插秧歌才睡覺；這位作爸爸的人，也就很聽話地照例每晚唱一支雄壯的插秧歌給孩子。

『你老是那麼好隨孩子的便！』女人每次聽罷這支插秧歌以後，就要嘟囔阿富不應該。

『爲什麼不呢？孩子一天忙到晚，難道連這點要求也不許可嗎？』阿富反駁她。女人慈愛的微笑，送到孩子的臉上。

就這麼安恬地過着幸福的日子。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

——九一八戰爭發生了，砲火整個焚化了東北。

帝國主義的飛機炸彈光顧了羊角村——阿富的家也就毀滅在這種摧殘下。

父親，母親，孩子，都沒有逃出這個劫……

想到這裏，他彷彿看見了三付血淋的尸首——父親的頭被炸彈轟到不知去向，只剩下零碎的血肉；母親和孩子都壓在房梁下，又被火焚焦了！

『天哪！』他狂吼了一聲！他的週身血液在沸騰……

『媽的！更深夜靜叫你媽的什麼？』

許多聲音送過來。禁監的罵語，更清晰地响在耳鼓。

他連忙抑制住情感，再悲痛地想下去——

「只剩下自己和女人還留在這世界上。

百般的掙扎，好容易才漂流到上海來。

他們沒有攜帶分文，只帶來了滿身的血腥和深淵悲痛。因為閩北有一家親戚，雖然是一樣的窮，然而他可以住在這裏。

女人天天都是哭泣，阿富常勸她：

『不要着急，我們都還年青，孩子不愁沒有；就是吃飯問題，我相信也終歸會找到工作的。』

這樣說，女人只好再苦笑地接受丈夫的意見。

阿富天天到處找工作，在這大都市的街頭巷尾，差不多浮浪了半月多，又病又餓，但是工作仍舊是沒有。

飯館，商店，旅社，輪船碼頭，鐵路貨棧，倉庫等等，都找過了。雖然有時也有兩處缺口，但是一個缺口總有一百個人在等着候補。最後，他到火車站去替旅客扛行李，每天可以弄到百幾十文。可是有一天却被火車站的脚夫們趕出來，還挨了一頓；這因為他沒有那件鐵路局發製的「脚夫」背心，所以就被認為是偷生意的賊。

阿富簡直快沒辦法了，終日的熬戰，終日都又失敗，後來他就討乞度生活。

有一天，他看見了一羣人都發狂般向着東南角跑，他於是也好奇地跟着跑起來。

——大約有一箭路的樣子，原來是一家新創的中國絲工廠在招收工人。

阿富興奮地向裏面擠，好容易挨進了工廠大門。這時，一個工頭看中了他，在他的不知不覺中向他的腕上用力捏了一把；阿富連個驚張也不發，只毫不在意地向着工頭笑了笑。

『這傢伙倒有些力氣。』工頭向監工師說。

『那麼叫他進來吧！』監工師把阿富叫了去，告訴他每天的工資是五角，做得好了，將來還要加錢。

工作找到了，他再興奮地向外面擠。爲了要回去報告給女人這可喜的消息。

他們的生活漸漸安然地過下去了，這使阿富更相信：『只要有強壯的身體，能苦幹，是不愁沒有飯吃的？』。

『是的，只要有強壯的身體，能苦幹，是不愁沒有飯吃的！』自信地，堅強地喊着，似乎要沖開這個牢獄樣地；他用力站起來在屋裏來回地踱？

「阿富的工作找到了，不久女人也在絲廠找得一個紡織手的位置。四隻手勞動起來，生活便安恬地過下去。而且居然又有了一個家。

家裏面的人雖然很少，可是他們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再興旺起來。

丈夫是每日早出晚歸，而女人是晚出早歸。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交換地在家看門——白天整天女人都守在家裏；夜間阿富却通宵守在家裏。

早晨，天快亮時阿富作了飯等着女人做工回來吃，自己吃罷去上工。而晚上，女人又把飯做好等丈夫回來吃，自己吃罷也去上工。

這樣，他們度過了幾個月光景。

有一天上午女人還在睡得熟時，阿富忽然慌張地跑回來。

『喂，喂，事情不好了！事情不好了！』

顯然，阿富說話的聲音不和平常一樣。

『醒醒呀！醒醒呀！』阿富用力推動女人。

『什麼事這樣急？』女人睜開迷朦的眼。

『工廠停工了。』說時，他的滿面冷汗流到女人的身上。

『停工？爲什麼呢？』

『出的布告說是要打仗了！十九路軍已經開到開北來！』

『那麼怎麼辦呀？又是打仗，打仗！』女人的聲音都嚇得變了。『又是跟誰打呢？』

『女人這時想：總不會又是××鬼吧？』

『還是和東洋人打，打來打去反正是中國人吃虧，老百姓陪着遭殃真冤枉。像九一八那次，結果土地也丟掉了，人民也不知犧牲了多少。唉！什麼十九路軍真討厭，幹嗎要多費事呢？』阿富越說越氣，越氣越想牢騷。

『你還抱怨什麼呢？趕快想法子逃呀！』女人着實被上次「九一八」的戰事嚇破胆了。

阿富想了想，逃，又逃到什麼地方才安全？

正這時候門口起了一陣喧嘩，接着是幾個武裝起來的工人走進。

『阿富，快跟我們去打日本去！』幾個人雄糾糾地說。

『打日本？我不打，我不願白費氣力！』阿富憤憤地向他們看着。

『什麼？「白費氣力」！國家快亡了，我們打日本是救國自救，你難道連這點道理也不懂嗎？』一個在工廠裏平時最受崇拜的年青工人說。

『救國自救，哼！好個「救國自救」！不打仗，工廠停不了，工廠停不了，我們就不會餓肚皮，不會餓肚皮，就是「自救」！也是「救國」。』

剛說到這裏，兀地一個炸彈落在阿富的房後面。

『走吧，我們不要跟這個昏頭講廢話！』

於是大夥兒走了，一路熱烈地叫着口號走了！這兒只剩下他們夫妻兩個，鄰居也都逃向上海去。他們看着被炸了的房屋，看着荒涼的四週；聽着人聲的吶喊——最後，他們不得不收拾收拾行李，也逃向大都市的上海去。

幾個月來所積蓄下的血汗代價，在上海維持了一個月的樣子。

阿富天天祈禱着戰爭快停，工廠快恢復，憑着他們四隻手，總可以再生活下去的。

——但是事實終竟是事實，戰爭雖終於停止了，絲織廠也終於復工了；可是，不景氣却吞蝕了全上海。工廠遷了新址，重振旗鼓，希望能收回這一次戰爭的損失；然而，西洋貨的侵略，有錢的人都去穿用外國綢緞；沒錢的人却只能光顧於棉織布料。這樣以來，中國絲織廠的貨棧就堆積滿了陳貨，銷售不出去，於是就漸漸不能支持，終於又第二次的關門倒閉。

從此，他們夫妻又失業了，可是阿富仍舊自信。「只要有強壯的身體，飯是不愁沒得吃。」

和上次一樣，阿富成日問到處找工作，到處碰釘子；結果，不到兩月，生活就漸漸不能維持了，這時候女人已經懷了五個月的孕。

欠了房租，被房東天天板着面孔討債，於是不得已只好拿了所有的衣物去當。

——事情偏偏是這樣倒霉，這天下午阿富從當舖裏出來，在中途突然遇了強盜，把他所當得的代價全都搶去。因此，第二天他們就被房主驅逐……」

「天哪！不就是今早才離開開北的嗎？那麼女人呢？女人還在屋簷下嗎？告訴我：她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嗎？」

一陣激情壓倒了他，搖着鐵柵，但是，待他剛欲站將起來時，兩條腿却不自禁地曲，一陣巨痛，使他跌倒在地上哭了……接着耳邊又響起女人的聲音：

「阿富，我要飯吃，我要飯吃！」

於是他瘋狂地站起來，竭其生命最後之力掙扎着向鐵窗摸索……

「呵，那立在鐵窗前的不就是我的女人嗎？」他驚喜地一面向着憧憬撞過去！

——腦漿迸出了，在他最後的喘息裏還隱約聽到：

『等着我吧，我就來了！我們要繼續和現實抗戰；因為，凡是一個國民都有向社會要求生存的權利……』

這時，鐵窗前懸着的一盞螢火也熄滅了，鐵窗外的世界——依舊是無邊的黑暗！
阿富，可憐他到死還不知道究竟誰是他真正的敵人！

鳳

(一)

暑假。

我還在K大學讀書的時候；從上海回到故鄉。

每晚上的消遣，就是在明光戲院裏聽京劇，或則是找找朋友談天。

有一次被詩賦拖去海棠花的家中。

——兩三間很簡單陳設的房子；海棠花，和他的姪女——唱武生的小寶，還有她的姐姐，過去也是個名伶；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哥哥。這一家人生活，就全靠着海棠花一個人唱戲維持。

在海棠花的住室內，置着兩張床，一個梳妝檯；檯上放有詩賦的照片，似乎她們已

有很好感情似的。

『這位就是海棠花——沈女士，這位是董先生。』

詩賦介紹以後，我們互相地握手。

——在我心裏想：她確是出乎意外的這麼樸素的一個女伶；她只穿了件黑色的綢旗衫，梳着兩個小辮，臉上沒有胭脂，却有她獨特的美色；眼很俊秀，眉毛和她在舞台上一樣的那麼上下抽動；嘴要算最具誘人的力量了，態度沉靜，磊落，大方，使你能夠不相信她會在舞台上現身楊貴妃的典型。

『沈女士的藝術驚人，真佩服的很。』我說這話時，她只謙虛地向我笑了笑，詩賦的話不錯，「她是不善於應酬的。」

空氣漸漸沉默下去，詩賦常常找些話來談，可是海棠花總是很少張開嘴。

正在這寂寞的時候，突然一個服裝不大整齊的年青女人走進來。

『喲！您們有客呀？』說時，她已經跨進了房門。

『鳳，原來是您！』詩賦拉着她走近我的身旁。『來，我替您介紹：這位就是您單想了好久的那個「美少年」董淨輝——這位是前天我跟您談過的那位願意認識您的馮立鳳女士！』

『呵！』於是我驚奇地注視她。

『好像見過似的！』我說，但是我一時却想不起來。

『董先生比從前身體好多啦！』她並不生疏，很親熱地握着我，打着「十足道地」的京腔。『見過？對啦，我們差不多見過好幾次了！』

『董先生，您倆真是一見如故哩！』這回海棠花却說了話，大家都欣喜地向着她笑起來。

『馮女士現在貴幹？』我說。

『她也是過去很轟動的著名伶人，現在却早就停業啦。』接着，詩賦和大家斟了一杯茶。

『那麼馮女士還記得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的嗎？』我一時被疑雲迷霧住腦思。『真的，我只管想不起來了！』

於是她很自然地向我笑了笑，臉上的慈慧底表情；很媚人的一雙眼，顎下一塊創傷的痕迹……啊！我記起了，我記起似乎在什麼地方遇着過有這麼一塊創傷的女子。

『董先生，距今已經三年了！那還是在保癒藥房裏，我們第一次遇見。』她說時，眼裏射出熱情的光，不放鬆地促醒我三年前的記憶。

『保癒藥店？』我沉重地疑問自己，同時也並不躲避她的釘眸。

(一)

——終於，我打開了腦海的往事貯藏箱，再努力地去追思：

「不錯，是三年前的暑假——痕還沒有結婚。

K城的大馬路時時流着熱的眼淚，然而陽光依舊不歇止它的注射。

那時，我還在×機關服務；兼編輯一個報紙的副刊。每天晚上，從辦公廳裏載着疲憊的身子回家，再由家裏到中倫醫室裏看病，由醫院出來即去保癒藥店。

這差不多是每天如此了，即使有時我忘記啦，但痕姊也會催着我去的。

保癒藥店在故鄉要算是最大規模的一家。裏面，時常堆滿了絡繹不絕的買藥人，這表示了他們生易興隆的樣子。

在櫃檯內，每個夥計的臉都露着喜悅的顏色，老闆的嘴也一直沒有泯住；只有，只有一個個病人是苦痛的表情。

這一天我和痕去的時候，正是他們生易興隆的時候。

——賣藥人的笑聲，買藥人的呻吟。……

我留心地觀察着「賣」，「買」這兩種人的心理；我想：「賣藥的人一定是祈禱着明天還會更多些來買藥的人，他們準在感謝上帝賜予人們這一次的流行溫疫。他們希望每個人生病，每個人的病都不要迅速的痊癒，這樣可以常買他們的藥。但是，買主呢？

買主希望病快好，希望永遠不再走進保癒藥店的門……呵，這是多麼矛盾的事情？賣主太自私了，買主也大痛苦了！化錢還要受罪，太痛苦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一陣爭吵聲驚醒了我的沉思。我把眼睛向藥店尋視了一週，買藥的人已經走去了好多，只剩下一個女子的藥還沒有拿走。這時我向着爭吵的方面注視：年老的，一個病在垂危的窮人——

『先生，只算行行好吧！我實在拿不出兩毛錢。』他手裏持着藥方向賣藥的人哀求。
『少一個銅板也不成，別再囉嗦了。』賣藥的狠狠把藥方扔給窮人；他的手顫動着，臉色蒼白，瘦到只是皮包骨頭。

『唉！窮人生病只有等死了！』窮人的老淚流下來，但是他再跪下去。『先生，我
跟您瞞頭，還是請您救我一條老命吧！』
經理發了火。

『滾出去，誰有開工夫同你麻煩？』

這時，我起了極難忍受的痛苦底經歷，我瘋狂地跑上去。

『兩毛錢拿去，幸虧你也是中國人。』

我驚奇地向着這說話聲音的方向看。

——一個慈祥的年青的女子，顎下有着一塊創痕；但是她美，而靜，而幽嫻，而勇敢的態度。旁邊站着一個似乎隨從的婦人。

『謝謝您，太太！不，小姐！』窮人似乎覺得他的稱呼是錯誤的。接着他的膝屈下去。

『用不着這樣。你住在什麼地方呢？是什麼病？』那女子連忙扶起他。

『小姐，他大概是發了烟癮。』一個夥計這樣說，惡意地對窮人笑了笑。

『誰要你管閒他事？』女子怒斥他，夥計搭訕着。再重新把窮人的藥方拿進去。

窮人感激地，又是悲慘地流下眼淚。

『小姐，我沒有家。我住在城外一個草蓬底下。兩個月以前就生病，昨天好不容易請一個醫生開了張藥方……唉，不如死了好！』

『什麼？「死了好」！』我激動地踏上去。『這兒是五毛錢，你可以先拿去吃飯，拿去醫病；用完的時候，再到××街二十號找我。不要消極，在這個偌大的世界上，總不會到處是魔鬼，到處是沒有善良心腸的野獸！爲什麼要說「死了好」呢？』

說話的時候，我未曾想到對方是否懂得我的意思，但我的冷諷底笑，至少可以針刺入那個肥胖經理的心扉。

『輝，您怎麼到處發脾氣？』痕拉起我說『何必呢？給老人些錢不就夠了麼？』窮人葡萄在地上。

『我只有向您叩頭，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您才好？』

接着，夥計把藥交與了窮人，憐恤底笑和卑辱的笑伴送着他踱出藥店。

『小姐，這是您的藥！』夥計恭敬地遞一包藥給那女子的傭婦。

她不平地望望那伏在錢櫃上的肥胖經理，再；善意地向我飛過來一個微笑。

——若有所失地我目送她走出去，在心底都這樣說：『再會吧，可愛的女郎！願上帝賜福您。』

過了幾天。

又是那般黃昏的時候。我和痕仍舊到中倫醫室，恰巧正當醫生在與上次所遇見的那個女子看病。她似乎比前天氣色好，美麗的微笑還照樣掛在她的臉上。我和她意會地交換了一個眼光。

停一會，醫生替她診完脈，開具了藥方，並且告訴她：病已經痊癒三分之二，再診視一次也就可以好完了。

聽了這，我也不禁在心底喜悅，我想；一定是上帝默佑了她。但却奇怪的他自己並不快活，她喟然地說：

『爲什麼會好這樣快呢？』

醫生笑了，他邊摸着他那一把美鬚，邊拍着女子的肩。

『傻孩子，好的快些不是很好嗎？』

『不，我覺得還有點難過的樣子！』她立刻把眉頭繃起來。

『那麼妳再來看兩次吧！』

醫生說罷，接着即與我診脈，那女子於是滿足地依舊坐在醫室裏。

『您的身體太虧，您應該多休息，光吃藥也是沒用的！』醫生說時，發愁地向着我。

『休息？』我說『休息在我不可能的事，夜裏不寫稿子，第二天的報紙便沒有副刊出版；先生，您說我有什麼法子可以休息呢？』

醫生嘆了口氣，痕哀愁的看着我——我把眼光射向黑暗的角落。……

醫生開了藥方，我和痕蹣跚地步出診室，我沒有勇氣再回顧那女子一眼。

頹喪地踱到保療藥店，心緊縮起來，像失去了精靈樣。

藥店的生意依舊很興隆，買藥的人也依舊是絡繹不絕。

離開的時候，又遇見那女子走進來，我們沒有微笑，我這時只覺得死底威力在壓迫得我恐慌的很。

後來，接連地又到中倫醫室去過幾次，保癒藥店裏也又遇見過那女子幾面。

可是，爲了我的心境太惡劣，就再不會向她注目過。

漸漸地，我也就把這種機遇的念頭打消了，從此我們像隔離着一道海洋似的。

(二)

回憶，使我陷在沉思裏……

偶然我抬頭注視她的顎下——天！這不是那女子是誰？她這時也好像看出了我的發覺，微笑於是又浮在她的臉上。

「小姐，我記起了，我們曾在保癒藥店遇見過，在中倫醫室也遇見過，但是我却一

直不曉得您的尊姓。」我近於是狂喜的說。

『董先生！我也是前天才從詩賦那裏知道您的大號。我再三請他介紹我認識您，我差不多是懇求！』她的話是那麼誠懇，她的表情也是那麼的真摯。

『三年前，保癒藥店我們第一次遇見後，』她接着說：『我就天天希望看見您，所以我們第二次會面的時候，我的病本來是已經好了的，可是爲着要遇見您，我便故意裝病，天天到醫室去，天天買了藥回去又扔掉。』說到這裏，她羞怯地笑了笑。『在當時，我的心理矛盾，一面希望您的病快好，一面又希望您仍舊天天來診病。直至後來您的病痊癒了，不再去中倫醫室；我也曾特意去問過醫生，他告訴我您的身體一時很難恢復健康，除非好好地休養一些時候才行。聽了這，我很耽心，但是從此就再沒有見過您——直至有一天我路過性靈市，恰遇着您坐着車子向我飛駛而來，當時我喜悅得快要發狂。因爲我是步行的，我故意向您坐的車子前面阻礙了一下，因此幾乎沒有闖着我，您却以爲是車夫的錯誤，連忙向我道歉，一面申斥車夫。那時您還沒認出我的面孔，也許您

已經忘了我，所以就馬上又揚長而去。」她說到這兒嘆了口氣。「看着車子拖去了您以後，立時我就也雇了輛車子去追您。總算上帝沒有辜負我的心，使我終於知道了您的住址，使我得能常常在宋門街見着您的背影……」

「那麼爲什麼您不跟我講話？」我那時很受感動，又似乎是悵憾這相識之晚。

「講話？我是沒有這種勇氣的，我明知道是高攀不上您，我講了話，豈不是自找釘子碰麼？雖然我想念您已經到了極度，可是我能夠抑制自己。只每次能夠遠遠地望到您，和您那位朋友的影子，我就空乏地感到一種慰安。這情形我家裏的人誰都知道，尤其奶媽——您在保癒藥店看見過的。她更了解我的心境，她常勸我：「死念頭吧，何必害這單相思！」但是，我直到和您沒有認識的一小時前爲止，還是癡癡地懷念着您！這，也許您也會笑我太傻吧？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爲什麼要這樣！」講到這裏她把頭低下去，粉頰上呈現着兩片紅雲。

於是，使我追思那天靈市的一瞬間……實在怨我太大意我竟沒有注意那次闖着我車

子的女子就是她？宋門街我也竟連一次都沒有發現她的影子。

『先生，原諒我講這些於於無聊的話！』她一直是很爽快，大方的態度。

『那裏話？我應該向您道歉才對！』說罷我真的向她打了一躬。

這時大家都笑了，詩賦說：

『用不着客氣了，還是想法子酬謝我吧！沒有我你們仍舊不能見面。』

小寶跳起來拍手贊成，獨有海棠花反對。

『我主張黎先生請客慶賀董先生！』

詩賦搖搖頭。他好像是堅持的。

『不成，理應淨輝請客！』

結果我就真的實行了。當天晚上便在宴樂春的酒館裏，請她們吃了一餐。

席間很熱鬧，鳳新換上一身挺漂亮的綢衫，海棠花依舊穿的黑色的衣服，顯得異常雅美！這時我盡興地飲了三杯酒，有些兒醉意的時候，大家才分手。

回到家裏很快活，似乎做了一個美麗的夢。

(四)

此後我們就常常地見面，由詩賦的嘴裏，使我知道鳳是怎樣的一個身世，因此，我更覺得同情她：

她沒有母親，據說父親也不是親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弟弟是父親的兒子，妹妹是買來的養女。四年前她還是個紅伶，因為他美，所以在五城演戲的時候，有過不少的觀衆追求她。其中一位政治舞台上的某要人？愛了她。天天到戲院去捧場，漸漸就和她認識起來。做父親的人看見是個大官，便拼命叫女兒挪攏，而且終於非正式的嫁了他——本來，這人生的也倒好看，還只三十多歲，學問，地位都很不錯，自然一個年青的女子容易被他釣上的。而且在當時無論如何，她也想不出結局是被欺騙，被遺棄。

某要人已經有一個智識分子的妻，生了五個女孩子！要人和鳳同居的事，妻起初不曉得，後來知道了，她便加以非難地和要人吵鬧；要人因為怕老婆，正沒辦法的當兒，

恰巧這時候妻和鳳都懷了身孕。要人於是對妻說：這次您生產的若是男孩，就拋棄了鳳；但若是鳳生產了男孩，您生的是女孩，就得讓她住在一塊。這話使她們兩個人的心中都很緊張。結果妻先生產，失望地却又是個女孩；要人這時在暗地裏很快活，妻却氣惱得發狂。但是鳳不湊巧也生了個女孩，這樣以來，空氣遂平復下來，鳳依舊不能與要人結婚，要人也只有懷喪地再聽從着妻的支配。

不久要人因環境的關係，離開故鄉至北平，又被派出國留學。臨行時交給了鳳三千元洋鈔，作為兩年內的生活費用。但是一去至今，起初還有音信和匯款寄給鳳，後來被妻的捉弄，消息也不通了，鳳的不幸於是開始！

鳳的父親是愛財如命的人，他希望女兒多弄些錢來，所以他幾次勸着鳳再設法登台唱戲！可是鳳爲了要等着要人歸來，不願再幹此賣臉生涯，再三地拒絕父親，只癡心期待着她的丈夫。

她雖然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但是由此知道她很能懂得應付社會人事。她聰明，勇

敢，有超乎常人的智力。

她更能夠忍耐痛楚，海棠花也是這樣。因此我很同情她們的環境，我希望我能幫助她們渡出苦海，我之認識她們以及同她們來往，都沒有想到過我們是兩個階段的人。別的朋友罵我，輕視她們；這對於我全不發生反應，因為我只知道應該同情一切不幸的人，幫助一切不幸的人，我的天職即是這。却從不會有過鄙視的心理，也從不會以為她們是社會下層的人，我是社會上層的人。

七月中旬。我因為受不住暑天炎熱，害了一次很利害的病。

病中，我只管希望痕看護我，可是她只管不能來到我的床前，因為她已經嫁了。

有一天病突然沉重起來，詩賦，鳳，海棠花，都來看我前；夜間，鳳更通宵不曾離開我。

她們陪着我流了不少的眼淚，後來搬到醫院裏，她們仍不斷地探望我；鳳又藉着她孩子頭上生了幾稜瘡，而也住在同一醫院裏，因此她可以天天兼帶看護我。

病好容易磨難了兩星期以後才痊癒啦，接着就是秋天的開始，我從故鄉又跋涉回到上海來，於是我們又遠別。

(五)

去年，K大學結束以後，回故鄉住了些日子，秋初又準備着到上海來工作。

這時，海棠花帶着她的家人已漂泊到遼寧。鳳也一年多沒見面。

臨離K城的前五天。偶然聽見詩賦講起，鳳在明光戲院登台演文明戲；這，懷念心情的衝動，便約了詩賦一塊去看。

待鳳出場時，我驚異她竟消瘦了許多！

她好像已經發見我似的，在後台的門帘邊口注視良久，又很頹喪地走進去！

『她一定看見我們了！』詩賦說：『而且很惱我們樣。』

『不吧！我想她準是覺得很難堪，很傷感的。』我替她解釋，我心裏實在爲這不幸

的女子傷心。

『她最近的情形您知道不？』我問。

『聽說她自從去年冬天就又幹舊業了。中間曾到北平找過××（即某要人）一次，可是××回國以後，即決定和她脫離關係；所以見了除非又拿她發洩一次性慾外，一百塊錢的路費便打發她永遠離開了他的身邊。』詩賦說罷嘆了一口氣。

我傾聽着，這時注意着她在舞台的表情，是那麼動人，可愛。她演的是一齣「孤兒流浪記」的悲劇，她飾慈母是那麼慈慧，逼真，體貼，這使我和詩賦都流了眼淚。更誘起我沉痛的思念母親底心！

抑制着心痛直至散戲，詩賦要我一同到後台去看望她，見了面她仍舊掛着很悲哀的情調，她憔悴多了，她的額上微有綫紋。這告訴我：她已經受過了不止的人事滄桑之磨難。

『好久不見了，董先生您好嗎？』她的聲音很弱。

『謝謝您！』我說。『您還好嗎？』

『「不好」又怎麼辦？』她的眼淚幾乎掉下來。

我不敢再問下去了，我們就這樣悽楚地握別。

第二天晚上我到她的家裏去訪她。她沒有在家，她的妹妹讓我進她的住室裏留個字條。

房子內還放着某要人的照片。奶媽抱着她五歲的孩子，我簡單地問了奶媽幾句話：

『鳳是什麼時候又唱戲的？』

『去年。』奶媽說『但是她並不應酬。』奶媽好像恐怕我要鄙視鳳，所以特提出這句話來表現她的人格。

『呵——』我稍稍遲疑了會。『假如她有空，就請她到我住的地方去一趟，因為，我三兩天就要回上海。』說罷我就預備走，可是奶媽再三地挽留我。

「董先生，您還是等一會吧，她馬上就要回來的。」奶媽總是那般和藹的臉色。她撫養鳳的孩子勝諸親生。鳳待她也好，這也許就是所謂人類互助的本性吧？！

「這孩子也跟着她的母親常到戲院去嗎？」我問。

「不，她媽無論到什麼地方唱戲都從來沒有帶過她；她總是跟着我在家裏住。」說到這裏，鳳的妹妹走出去，奶媽於是感慨地說：「可憐，這孩子這麼小就受苦！去年她媽到余州縣唱戲的時候，兩個多月沒回來，她知道媽不在家，就很聽話地每天跟着我。可是——」她走近我的身邊，把聲音放低些說：「鳳姑娘的弟弟還常欺侮我們，她的外祖（鳳的父親）也跟他的兒子一樣可惡。她們不給這孩子一個錢零用。有一次她弟弟罵這孩子：什麼小鳳沒有爸爸啦，又是什麼小鳳沒有媽啦，惹得這孩子哭了半夜，只管問我：「媽呢？媽爲什麼不回來呀？」……奶媽的眼淚流下來，她撫着懷裏的孩子，孩子望望她。奶媽又接着說：「孩子總算聰明，我哄着她說：「媽去買洋娃娃了。」對於「爸爸」二字所幸她還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就這樣我們過着熬煎的日子！唉，造孽呀

，那個沒良心的壞種。」她狠狠地指着某要人的照片罵。

這時我的心差不多要跳了出來！

『鳳唱戲是完全爲了不得已嗎？』

奶媽搖搖頭。鳳的妹妹走進來，我們於是打住談話。

我看看錶已經八點。

『再見吧！她回來時請您告訴她一聲好了！』說罷我就走出來，奶媽送我到門口，我愛憐地吻着小鳳的額。

第二天下午，果然鳳來了，她穿一件藍色的旗衫。

我們見了面都很生疏的樣子，她黯然只仰望着天花板。

良久我說：

『您昨天的戲演得很好，假如再多對話劇藝術方面加點修養，我想會更成功。』
她這時才注視我。

『不錯。』她說：『可是導演先生太不懂戲劇的藝術，所以演出總有些淺陋的文明戲，對於話劇方面的修養我也很想用點工夫，不過只怕有些兒摸不通門路吧了！』

漸漸她的態度比先前自然了，然而昔日的活躍，爽快之美點却不復存在。

『董先生還在明天電影公司任編劇嗎？我很想到上海去入電影界，希望您能替我幫忙。』她的眼光失神地看着我。

『已不在明天公司了，但是我可以介紹您入電影界，不過您的家庭怎麼辦？』我兢兢地問。

『家庭！』她嘆了口氣說：『家庭其實是可以不用不着我來維持的，可是父親偏不，他硬逼着我又來幹這一行！』

『那麼您預備以後怎樣到上海去呢？』

她遲疑了一會。

『我預備再幹一些時候，替妹妹買點衣飾來，以後就讓她唱戲，我也就好抽開身子

了。」

『但是，我不明白您老太爺爲什麼要這樣做？』我問她。

『爲什麼？』她近於是自問地。『「爲什麼」，連我也不明白，大概他是爲他的兒子多撈些錢吧！』

『不過，您也是他的女兒呀！』我說。

『女兒算不得什麼，我反正活一天就要爲他們當一天奴隸！』

她哭了！我再想不出應該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我們到鐵佛塔去走走吧？』我想起了那兒的空氣，那兒的環境；我希冀大自然的力量會洗去她萬一的煩惱。

鳳贊成了，我們於是驅車前往。

習習的秋風吹撫着我們兩棵破碎的心。

鐵佛塔崇立在綠樹叢中，烏鴉在上面飛舞。

我們慢步徘徊於鐵佛寺的旁邊；一片蘆葦，一溪清流。

『鳳，您可以告訴我您心底的話，爲什麼您又生疏了呢。』

她停住了脚，兩眼挺直地向着我。

『您是上等人，我不配再和您來往；可不是嗎？我又墮落了……』

『「墮落！」』我說『您不要這樣想，戲劇也是一種職業藝術；況且我也從不會有過像您所說的那種心理！我始終是同情您的，不記得嗎？當初海棠花在這裏時，我是怎樣待她的？』說到這裏我很感傷『希望您別誤會我，在這個世界上，用着我時，我可以誠意幫忙您，我一向沒有想過我們是兩個階級的人！』

『我感謝您！』她不禁握住我。『我想不到有今天，我以爲我永遠看不見您了——「心底的話？」』她接着說『是的，我有很多心底的話要對您說，我不知道該從那兒說起，呵！這不是夢吧？』她的苦笑直刺入我的心房。

『鳳，您變了，您已經不是三年前的樣子！』

她這時坐在一塊石頭上，憂鬱地雙手托着下頰。

「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有什麼法子可以逃避這無盡止的煩惱？」

是的，她沒有法子抑制那源源不絕的打擊。

「問題還沒有解決嗎？」我問。

「沒有。我去年去北平找過他一次，可是仍舊沒辦法，這都爲了我們沒有正式結婚的原故，他既不承認，法律也不能夠保障。說來說去都怨我自己走錯了路，現在後悔也晚啦！」

「那麼您再沒有別的計劃嗎？」

「計劃倒有。我預備好好把小鳳撫養成人，讓她受教育，讓她以後絕不再淪爲一個女伶的下場；那時候要她去找着她的爸爸，要她知道她媽的犧牲是多麼大。天呵！這又是多麼難把她撫養成人哩？」

她的聲音有些顫動，苦惱地捧住頭。

『不要這樣，鳳！您還年青，您還應該改造自己的環境，創造新的前途；比如您喜歡戲劇，不妨就只在這方面努力，我也可以幫您的忙。鳳，您說是嗎？』

我期待着她的回答，我希望她能興奮，我又是如何歡喜看見她慈祥的一笑呵！

『謝謝您！』她比較鎮定地說：『我目前只好再替她們拉幾天磨，等到明年春天即想法去上海。——唉，其實什麼希望也沒有了，若不是爲了孩子，真不願活下去！』

我同情地嘆了一口氣。

——這時，殘陽落到角落裏了，只剩下塔頂還有一點餘輝。

我們站起來默默踱到一架小橋傍，垂柳拂着我們的臉，絮球輕輕飛下來！

『您近來還常喫酒嗎？』她似乎稍微快活地說。

『不！』我搖搖頭『除非在煩悶很的時候，我才能酒替我發洩，可是也常常很矛盾，吃了酒反而更加苦惱些！』

『我可不然，』她否認地說：『我每天都要酒給我增加生活的勇氣，假如不是酒，

我會更苦痛，更不能忍耐的！」

「爲什麼？」我驚異她的話：「您從前不是不會吃酒嗎？」

她笑了，是極其辣刺的苦笑。

「爲了要忘記一切，爲了要終天地麻醉；所以，從前不會吃酒，不愛吃酒，現在却不斷地吃了！」

「那麼什麼時候我們去吃一次吧？」

她快活地贊成。她顯然不是從前的她了，她竟會變成這樣子。

我們不覺間已穿過了小橋的樹林，四週靜靜地沒有一些聲息。

我再送她走進繁華的街市，我們約定明晚會。

第二天黃昏，我們果然對酌在小陶飯館。

她興奮地高舉起一大杯玫瑰。我們碰了杯。

「吃呀！我們只少吃下這一瓶！」她指着旁邊的瓶酒說。

「但是您會醉的！」

「醉？讓她去醉吧！」說着她又是滿滿地飲下一杯。

接着是她的狂笑！她的雙頰紅得像殘陽的光。

她後來簡直自酌起來，這時她已經有了醉意，她伏在桌子上靜默了好久。

「鳳！」我輕拍着她的肩。

——她頹喪地仰起頭，眼光怔怔地失神望着我，一直好像喉管的話說不出，淚水卻似雨滴樣滾下來。

「鳳！」我忍不住又喊她。「您覺得難過嗎？」我差不多感動到發狂；這時，她漸漸地明白了，她熱烈地握住我。

「您救我！」她顫慄地說：「您知道我一直都在默默地愛着您！我不願再離開您！
輝，您救我！」

「救她？」我在想：「我用什麼法子可以救她？讓她同我住在一塊嗎？社會和環境都不會允可！那麼我就袖手旁觀嗎？不能，這不是我本心所願做的事。呵！她愛我，她愛我了三年多！她這種白熱的感情，我拒絕嗎？也不能，我一向本在覬望着一個母性的慈慧之愛撫。天哪！我應該援助她同情她，愛她……階級意識不是我應該有的，她是人，我就應以人與人之間的同情獻與她！是的，我不能放棄爲民衆解除痛苦的責任！也是我的義務，我的使命，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標。……想到這裏我笑了，我慨然答應她：

『我幫助你，我幫助你渡出這苦海！』

——我們於是熱烈地擁抱了！我告訴她：

『抹去眼角的淚吧，拿出生活的勇氣！』

我們快慰地再飲下儘餘的一杯酒。

我們碰了碰杯子。

——八點鐘一塊到戲院裏。在台下我等着她的登場，我就心着她不知道醉成什麼樣子？！

終於，看見她婀娜地出來了，她的眼光和我的遇着時，她是那麼愉快的送來一個微笑。這使我感到無限的慰安。

然而，這種幸福我們只是享樂了兩天，就突然接到上海一封信，是催我趕快動身的。不得已，第二天就決定南下。

臨行前一小時我到戲院向她告別，在廣大的空地上我們無聲地坐着；我聽見她在啜泣，黑暗中，我摸索着她的眼淚。

「您哭了，鳳？！」

「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呢？」她緊握着我，手在發抖。

「您不是快要到上海去嗎？那時我們就可以再見了，而且我們可以常常在一塊！」

我說這話連我自己也懷疑，天曉得——她是否能夠擺脫「家」呢？

『我一定去，輝！但是您可不能不理我！』她用淚眼乞求我！她似乎想從我的臉上找出回答似地。

『假如是那樣的——您也不理我了，那麼我只有自殺，是的！自殺。』她又伏下頭去哭了！這時，我的心爲一種劇烈的刺痛而顫慄起來！

『不要這樣想，鳳！相信我，不會忘記您的！』我輕輕吻着她的髮說：她茫然感到一種慰安。

『謝謝您！』她握緊我的手說。

我替她揩乾了眼淚。

這時，從窗外傳來八下鐘響，我驚異時間像飛一樣。

『我該走了！您也快登台啦！』

她默然站起來送我。

『再見吧，朋友！願您常給我寫信。』

她點點頭，一聲不響地淚眼看着我走出戲院……

這時，天上綴着幾颗星，街市是繁亂的，直至走過了城門——
靜僻的郊野，漆黑的四週。

橫在前面一條死寂的河。

——風的影子彷彿呈現在河面上。

我在想：「或則她現在要趕上來追我，或則她一定帶着眼淚上場！那時觀衆們一定以為她是演技的逼真，沒有人能曉得她是爲了我——呵，爲了我！」

一不幸的人，再會吧！」我這樣自語說。

轉瞬火車就停在我的面前。

接着，牠又載了我慢慢地離開K城。

——故鄉的鐵佛塔，故鄉的光明戲院，還有——故鄉的不幸的風……

(六)

到上海後，和她通過給幾封信。她從去冬到今春，天天都說來，可是天天又都沒見她來。

一月前突然接到她一個電報說是病了！但不久又接着黎耀來信說：她墮落了。

——黎姊的信是這樣寫着：

「淨：告訴您一個消息：鳳女士現在不唱戲了，但是她竟淪爲下流業……這也許因爲她的生活壓迫，處於不得已之情形；然而你是不能再和她通訊了。

這因爲社會不會原諒她，所以自然也不能了解你對她的同情！聽我的話，爲了你的地位，從此和她隔絕吧！但是你可以永遠紀念她。

再見。

親愛的淨！

鳳

你的黎姊上」

讀罷這信，我深深爲她的不幸痛心！我否認這是她甘願墮落，我要咀咒這是社會給她的無辜之刑罰！

『爸爸逼着我要錢！』——耳邊響起鳳的泣訴。

是的，她既不願再嫁一個丈夫，那麼她又沒有別的能力可以掙錢；她的父親是不會體貼這不幸者的痛苦——他強迫她交接男子，他強迫她賣笑！……

笑，她一定是吞着眼淚笑！她的靈魂也許依舊清白。她將長久恨着那毀壞她底一生的惡魔！

——這社會，這暴虐不平的男性中心社會！不知道有多少可憐蟲犧牲在牠的鐵蹄下，不知道有多少枉死鬼毀滅在牠的殘踏裏！

『時代快翻翻身吧！』我不禁發狂地吶喊，『我的胸頭，實在按耐不住了！』

——這時，狗在黑夜裏奔咬，我黯然想：

「不是人的世界了！」

一片陰影，像一個個惡魔，

女人，往夾道中躲避，但是女人終逃不過現實的地獄！

『天呀！』我說：『給女人一條生路吧！』

——這時，突然警鐘在我頭上一陣聲響；我猛省地站起來——向黑夜摸索！……
我希望：會讓我見到一絲光明。

二五，六，一九，午十一時。（得到高爾基逝世消息後的哀痛當兒）。